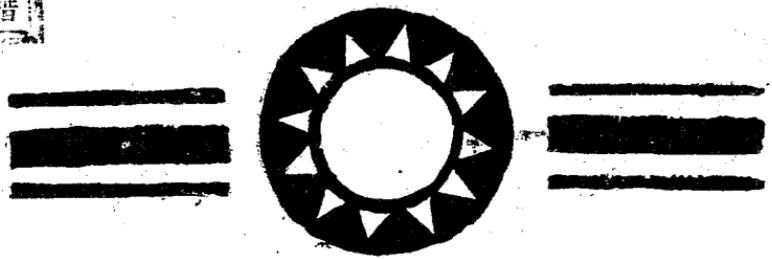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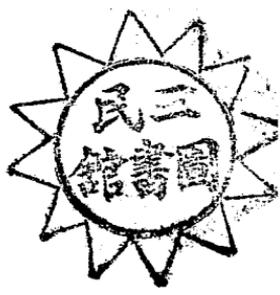


請勿携出
書籍

MG
06655-53
2



第三黨討論集



編者 藍玉光

一九二八，十。
上海黃葉書局印行

R
329.
753

目次

論第三黨.....	迪可
關於第三黨的我見.....	亦鳴
關於第三黨的一封信.....	譚平山
我對於第三黨的態度.....	陳公博
第三黨問題.....	施存統
我對於所謂第三黨的態度.....	劉侃元
謎一樣的所謂第三黨.....	馬濬
斥第三黨.....	黃漢瑞
第三黨的真相和他的命運.....	流火
再論第三黨.....	陳公博

第三黨討論集



第三黨詩論集

關於第三黨的問答.....汪精衛

卷首語

搜集各方面關於第三黨所發表的論文，編成這一本小冊子，不管他們是站在什麼黨的立場。例如從站在第三黨立場的譚平山，亦鳴君所發表的論文裏，可以窺出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及指摘中國共產黨策略之謬誤，第三國際對東方殖民地解放運動策略之妄誕。自稱不是共產黨員，至少可以說是代表共產黨意識的迪可君所著的「論第三黨」一文裏，也可以知道被錯覺支配到底的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的態度與主張，即刻實行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緣因，又如站在革命立場的陳公博施存統先生所發表的論文，也使人明白知道在這歷史大轉變的途徑中，次殖民地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所需的理論是革命的三民主義。指導這特殊的國命革命的參謀部，必然是革命的國民黨。

要解決年來革命的糾紛，唯一的是「革命理論的統一」。革命的領袖陳公博施存統先生去年在武漢中央日報，今年在上海革命評論不惜苦心孤詣的詳細解釋革命的科學的三民主

義，原因即在此。因為革命理論不統一，還說什麼組織統一，統制統一的話。結果只有封建勢力勝過革命的勢力。

這本小冊子的論文雖然是不多幾篇，但是，共產黨、第三黨、革命的國民黨各方面對於中國革命的意見，大概是彙集在這裏了，要知道適合此種次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理論是什麼？要確定自己對於國民黨的態度，對於改組運動的態度，對於所謂第三黨的態度，這本小冊子可以答覆你。

論第三黨

迪可

「第三黨，第三黨」的聲浪常常衝入我們的耳朵，近來的呼聲益發，「甚囂塵上」，雖然他們的組織以及黨綱，我們沒有機會詳細的知道，但據各方所傳，所謂第三黨的憧憬，已經有個模糊的認識。

現在的中國，北方是舊軍閥高坐龍庭，南方執政統治的是三民主義以黨治國的國民黨，同時黨治之下有各處暴動的共產黨，——在老軍閥，國民黨，共產黨混戰不清的現在，忽然又有組織第三黨的呼聲，是值得大家注意；是值得我們去認識的。

現在先把我個人由各方傳聞所得第三黨的內容，略述於下：

(A) 內幕人物：有組織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鄧演達，被共產黨開除的譚平山，以及退出共產黨回到國民黨老家的施存統等……

(B) 他們的理論：他們既不滿意到處暴動組織蘇維埃政府的共產黨，認為這是超時代

的政策，而同時又不滿意拆着爛污，「殺盡共產黨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那是不用說，他們更不會贊成軍閥張作霖了。在這樣三角戀愛關係的中國，他們想替革命找出一條新路來，於是產生第三黨的理論。

(C)他們的組織：他們黨綱似乎還沒有起草，如何組織，當然無從知道，只曉得他們推極端主張農民運動的鄧演達做領袖。

(D)他們的策略：由三民主義而共產主義，由國民革命而無產階級革命，由國民政府而蘇維埃政府……還是站在青天白日的旗幟之下，實行當初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辦法，但是他們要把國民黨跟着時代按步就班的第三黨化，既不做時代落伍者，也不做時代超然者，務求處處適應時代。

傳來之言是否有誤，我不能證明。如有錯誤，只盼望第三黨中人自己出來聲明。現在我問來無事，要把第三黨論略一下，先論其產生，再預測其沒落。

一 第三黨之產生

辛亥革命的結果是官僚政客軍閥利用着「共和」的招牌爭攘政權，所以當年袁世凱把站在民衆方面的孫中山也當做「亂黨」而通緝他們——官僚、政客、軍閥，只認爲革命是攆走了專制的皇帝，統治政權應當歸諸他們，簡單的說，這一階級人物革命的意識，就是爲他們自己要。在政治上得着解放、自由，現在的所謂國民革命，結果又是如何呢？老實的說，是統率部隊的軍人與士大夫，資產階級爭奪領袖的革命。他們的階級意識支配着他們去割據地盤，獨自爲王，打倒別人自己做最高領袖，上下奔走，呵諛獻媚，以求升官發財……所以當年袁世凱賜加孫中山頭上的「亂黨」名義，現在的統治者要把它賜諸領導工農直接革命的社會主義的革命者了！同時另有一階級人物，革命似乎不能放棄，而「亂黨」的名義又不肯接受，爲的是他們階級背景支配他不能犧牲個人的地位與利益。

在這個分野之間，於是第三黨產生了。

既不肯與前者——以主義欺罔民衆的統治階級苟合，又不敢與後者——領導無產階級直接革命的亂黨共匪携手，那末這一階級人物就在這個進退兩難的環境中消滅了嗎？沒有的。

事！他們站定了自己的階級，不能向前或向後游移，只有在這兩難之間另找出路。——組織第三黨，就是他們的出路！

這條出路，是他們不能克服自己小資產階級的個性，要替自己設法生存，發揮個性自由的大道，所以他組織第三黨的理由是：反對以三民主義欺騙民衆的現在的統治者，不同意超時代的革命策略（實行無產階級革命）的共黨。

這一種理論在現時的中國，是很能博得一般青年的同情，到了今日，誰個青年敢說：『我不要革命？』然而要革命走那一條大路呢？去做三民主義的委員或官長嗎？——他們已經認為這是此路不通的不革命了，去落草為匪與共黨攪在一起去『殺人放火』嗎？——他們又記着吳老頭說的：如此要變成猶太子孫！正在彷徨歧途，不知所向的小資產的青年們，現在聽見有不落伍不過激的第三黨組織了，正是合於他們的胃口，於是乎第三黨基礎似乎已經有了着落。

現在我已把第三黨產生的大概敘述完了，我們根據這種產生狀況就得着下面一個結論：與其說第三黨人物是為中國革命而找出路，寧可說他們是不能克服小有資產者的個性

自由的階級意識表現！

二 第三黨沒落之預測

溫和改良式的革命，不適合於中國，只要稍稍考察過中國的經濟狀況和生產情形，就曉得溫和改良之無結果了。第三黨的產生，雖然他們要否認想實行溫和改良式的革命，但他們這一條出路的背景，終於逃不出變成改良主義社會民主黨那樣的方式。

我記得在許久以前，看見申報廣告欄中譚平山的啓事，這條啓事是他否認各報所載譚平山等組織新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新聞，內容大致說他因爲不同意共產黨的超時代策略，被共黨開除他的黨籍，但他無論如何是不贊成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今日的譚平山已經把他自己的階級意識很明白的顯露出來了，他不贊成中國實行無產階級革命，認爲這是超時代的策略，而同時又不贊成改良主義的社會民主黨，認爲這是『欺騙工人的』，『是譚平山啓事中所說』這兩條路譚平山既然都認爲不可走，於是第三黨的出路，這大概是他們的『革命大計』了。（譚平山啓事中有『……與國人共商革命大計』一語。）但是組織第三黨，在客觀條件

之下，真是中國革命的出路嗎？

整個的中國已經做了世界各個資本帝國主義者經濟爭鬥的市場，而所謂新興的革命者——現在的統治階級，也做了歷史上的典型人物，因為他們在傳統思想，封建勢力支配之下，只有照樣的跑進過去人物的坟墓中去，如你不信，請看報紙每天所載，在外交上不惜屈膝笑臉地與帝國主義者妥協，在政治上與地主豪紳打成一片，只有維護不事勞動而榨取工農血汗的廠主地主的利益；對於我們小百姓，不惜重重搜括，供給他們個人任意揮霍——他們所以如此背叛革命，根本原因就是他們非特沒有會獲取無產階級的意識，而且還想鞏固資產階級的地位。

組織第三黨的先生們，假如你們有勇氣想打倒帝國主義，推翻政治上生活上一切傳統思想與封建勢力，完成社會革命的工作，只有獲取無產階級的意識，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戰線上。然而，你們已經怕「亂黨」名義的賜與，把無產階級革命認為超時代的策路了，現在你們雖然不滿意現存統治者的所謂革命，可是你們的出發點並沒有兩樣——不能獲取無產階級的意識。你儘管攆去了蓮花座裏的觀音娘娘，假如不能打倒整個蓮花座，將來你自然會一步步的走入蓮

花座裏去當一度觀音娘娘的第二！現在的統治者，也不過是蓮花座裏前度菩薩的替身罷了！

『我們現在處的是階級單純化，尖銳化的時候，不是此就是彼，左右的中間沒有中道存在。』所以第三黨的發起，在你們自己的意識中儘管是一條出路，但是這條出路的沒落不見得比現存的統治階級有何分別。

一九二八，三，二〇。

關於第三黨的我見

亦鳴

第三黨是什麼東西呢？在現在『聲浪』甚囂塵上的時期，不特一般人腦筋裏起了憧憬，起了懷疑，在我呢，簡直是莫名其妙。不過現在經過一般無產階級意識的智識份子，代表資產階級買辦階級的革命政客，以及為革命無辦法而煩悶又徘徊無所適可乃專心求學的文士，幾番的憶測揣度批評辯證以後，似乎『第三黨是什麼東西』的一個問題，已有比較的認識和相當的判決。原來莫名其妙的我，也想趁這熱鬧的當中熱鬧熱鬧，對這有趣味的問題奏趣奏趣！

因為『第三黨是什麼東西』一個問題，而加以憶測揣度批評辯證的，在貢獻旬刊有陳公博

君的『我對於第三黨的態度』，在戰線週刊有迪可君的『論第三黨』和施存統君的『施存統否認加入第三黨』，布爾塞維克有鮑安君的『所謂第三黨』，他們對於『第三黨是什麼東西』的問題，都發揮盡致。陳公博君主張國民黨有她的革命立場，不必另外組什麼黨去領導中國革命，至於共產黨更說不上。不過國民黨統治領導的人的問題，是有商量的必要，最好是……所以贊成改組國民黨，而不同意於現在另組一『第三黨』，迪可君以為第三黨只是一個不同意於國共兩黨而另外組織改良主義社會民主黨那樣方式的黨，他的產生已站在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意識上面，亦必以不能『獲取無產階級意識』與現在的統治階級，同其沒落。鮑安君則以為第三黨站在不成階級的小資產階級上面，創造一個『不激不隨』的黨，結果只有歸化於國民黨而消滅。好了，歸納起各家的意見和推測對於第三黨的確已有『模糊的認識』——一個左不為共產黨，右不為國民黨，代表小資產階級的第三組織——雖然他們各人站到各人的地位來說話。

從中國各黨派產生的時期說罷，中國已經先有了與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國民黨，共產黨，進步黨，無政府黨，國家主義派等等，這新成立——或者還未成立的『所謂第三黨』排列起次

序，恐怕不是第三黨，而是第十幾黨或至於第幾十黨吧！嚴格一點，從中國現存的各黨派說罷，國民黨、共產黨、無政府黨、國家主義派，以及西山會議派等等，這第三黨的排列恐怕亦有錯誤吧！更嚴格一點，從中國現存的各黨——叫做派的除外——說罷，這新成立的黨，亦生不到第三把交椅了。那末，何以社會上一般人士一致的叫做第三黨呢？這不是叫第三黨的人們的忽略或錯覺，就是還有其他另一意義。這另一意義，在以上懸揣批評第三黨的先生們，已有很明瞭的表示和假定在他們的言論裏。這另一意義是：國民黨是現在的統治階級，共產黨是現在的被壓迫階級，在現代政治舞台上拚個你死我活的，只有他們兩個，其餘的不過潛伏着或者竟不足數。而在這兩個當中，因為國民黨太右傾了，共產黨太過激了，他位太危險了，乃以中道的辦法求出路，——是革命的出路或個人的出路現在且不管——酌參分際，好像人參天地之間以成三才一樣，所以叫做第三黨。

大家的推測和假定大概是這樣，我的推測和假定也恐怕是這樣，那末，我敢提出一個口號：『打倒第三黨！打倒作政治投機的第三黨！』從前武漢政府快要垮台的時候，孫科太子有一種

很漂亮而很俏皮的偉論。他說：「我們革命——也是國民黨的革命，不要右傾，不要左傾，亦不要落伍，所以我們不做右派，不是左派，更不敢當時代落伍者，我們却要做前進派。」（這是他的偉論的大意）我們聽了，不禁哈哈大笑，不料現在的「所謂第三黨」竟可以拿來做黨綱了。中國革命性格必具的條件，是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到社會主義的鵠的，所以中國革命戰鬥員之主要成分，必然以工農爲中心。假如第三黨的革命方式只顧到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忘記了最艱苦的革命下層民衆，實在是一個反動的黨，實在要打倒！革命者和亂黨，時常聯在一起，或者可以說非亂黨就是反革命或不革命，假如第三黨只是一個「不激不隨」的中道黨，只是一個怕「亂黨」的名稱而又要冒革命者頭銜的投機怯懦份子的集團，實在是一個反動的黨——最少是不革命的黨，實在要打倒！工農暴動，是下層階級對上層統治階級革命惟一的手段，想在有廣大的下層被壓迫羣衆的中國促成革命，就不能否認工農暴動，在革命運動的價值。假如第三黨爲怕工農羣衆鬥爭的過激行爲，而只想從政治手腕軍事投機得到政權，實在是一個反動的黨，實在要打倒！那末，據我們所推測的第三黨的立場和內容，已覺得空虛而無根據，何況第三黨的稱謂，又屬

滑稽而無意義呢！

因此，我堅決否認有「所謂第三黨」的存在如我們現在所推測者！

中國目前不是需要什麼黨的產生和存在，她只需要革命，需要適合于她的革命，需要能領導中國革命前進的強有力的黨，中國資產階級參加革命，已僅僅成爲歷史上的事蹟，偶然的散漫而薄弱的革命事蹟。現在政治紊亂經濟落後社會畸形的情況當中，中國革命應該採取什麼方式，是最切要的問題。但是，我們要決定中國革命應該採取的方式，可以把國內國外一切的革命成例做我們的參攷，但不能做我們的典模，可以靠一種理想做我們現實行動的準則，但不能丟開事實而流於空想。我們要斟酌國際的情形國內各階級革命的力量，和統治階級的反動勢力，來確定革命的方式。就現在的情形說罷！各帝國主義，因爲經過大戰之後，元氣未曾完全恢復，雖然不絕的作利害衝突，但是無論那一國在這十年以內都不敢作重大犧牲的嘗試，而希望其國內經濟勢力的充裕和國際勢力的穩定。但因革命勢力的增加，引起其對革命的運動的注意而極力加以壓迫，就中國方面，帝國主義勾結軍閥官僚反動份子從消極的暗助反革命勢力，進

到積極的進攻中國，打擊一切民族的自由解放運動，佔領中國內地及各口埠。北方的反動軍閥，在希望保存其殘餘，對民衆的壓迫絞榨更甚。而經過全部突然的反動，一切的地主，土豪，劣紳，買辦，復增長氣餒。在他一方面，我們檢驗革命的力量：中國是落後的國家，無論在城市方面，至鄉村方面，都表現極大部份的封建制度崩潰下的殘餘，如廣大的手工業者。而在農村的經濟方面，嚴格說來自僱農以上都不是無產階級。就是說我們有工農做革命的主力，但是同時亦不要忘記了廣大的同盟者和同情者——小資產階級。

由上述的情形，可以決定中國革命不是法國的大革命，因為中國現在無比較的發達及自覺的市民為資產階級所領導。亦不是俄國革命，因為中國無廣大的自覺的產業工人，為工人獨裁性格。亦不能為土耳其革命，——利用落後農民造成軍事獨裁，更由軍事獨裁，造成資產階級政治，——中國要建設平民的政權，以農工鞏固政權，糾正小資產階級傾向資產階級的趨勢。亦不能為辛亥革命，僅靠一般人搖旗吶喊，手槍，炸彈，可以輕易解決。中國革命須聯合一切革命勢力，擴大革命戰線，作帶着極濃厚的社會革命色彩的平民革命，就是以工農及其他小資產階級

的聯合，作階級爭鬥的聯盟，以達到社會政治經濟的解放，以求民族的自由獨立，必這樣，中國革命，才算上了成功的軌道！

中國國民黨在第一次代表大會以至第二次代表大會，都充分的具有這種精神，所以革命的事業突飛發展。只因爲當時黨的組織不嚴密，讓黨員自由發展其各階級的屬性，並讓多少武人政客得假借依托，又因爲不能積極在軍事發展之後，增加嚴密農工的勢力，以鞏固政權，一旦領土增加，黨的份子複雜，黨的團結中心日以弛緩，黨的權威，亦日以衰敗。現在國民黨已經不能令人滿意，但孫總理的精神猶在。我們要在國民黨底下繼續革命的行動，繼續孫總理的革命精神。我們知道孫總理一生的革命行動只抱着不妥協的精神，他由與中會而同盟會，由同盟會而國民黨，但當辛亥革命告一段落的時候，一般腐化投機份子投到國民黨，封建勢力吸收了民主勢力，同時宋教仁，黃興等正日引導國民黨到反革命的路上，一切革命的意義都消失了。孫總理眼睜睜看着他們胡鬧，但又無法挽救國民黨革命的厄運，於是決然的斷絕舊緣，棄了破舊腐蝕的國民黨，另改組一中華革命黨，集合革命的同志，保持革命的精神，去担负未完的革命責任。這

一般的歷史，不單是國民黨的黨員，就是一切的中外人士，都很明白，都很欽佩孫總理的卓見和
精神。不料民國二年的景象，又輪到今日重演國民黨第二次陷入於腐化的深淵，爲反動封建勢
力併吞淨盡。孫總理如果在生，他必然非常痛心，必然再實施他的改組的計劃。現在凡屬國民黨
黨員，如果感覺到黨權衰微武力暴漲的危險，和投機腐化份子屢入革命精神消失的憤痛，應該
怎樣把孫總理在生的精神和努力繼續下去，應該怎樣團結革命同志，去担负未竟的工作？這是
黨員普遍的應有的責任，不能單望某一個領袖去領導實行，倚賴個人崇拜英雄的色彩太濃厚。
時，在黨就要消失黨的作用，在個人就會取消了黨員的資格。凡屬有志革命的國民黨黨員及各
階級的革命份子——圖升官發財的投機份子當然不在內——該應一致的提出改組國民黨
爲中華革命黨的口號，並一致的團結在中華革命黨的組織之下，根據中國情勢，採取平民革命
方式，推進中國革命達於成功的目的。

中國革命，當然不是某一黨所專有的事業，只要看誰能合乎革命的原則，只要看誰能推進
革命，革命的成功，就屬於她的身上。如果有人要在各黨各派之外，獨樹一幟，另成立第三黨爲革

命所需要者，亦是革命的份子革命的民衆所應當歡迎擁護。如果「所謂第三黨」只是如我們所憶測的改良主義派，作妥協息憤份子的掩護者，則不特不爲中國革命所需要，亦必爲革命份子所打倒。或者有國民黨的革命黨員，作改組中華革命黨的運動，社會人士，遂傳以爲第三黨組織的運動，亦未可知。但假如這改組的中華革命黨能合乎中國革命的需要時，「吾從諸！」

關於「論第三黨」的信

譚平山

據我所得來的傳聞，第三黨的呼聲，並沒有像神經過敏的先生們所喊得「甚囂塵上」，除了楊匏安先生自認穿上「黃袍加身」的黃袍，在布爾塞維克第十七期，大賣其力氣，宣傳他所懸極的離奇怪誕的贊成馬克斯主義反對列寧主義的大同黨，和有些人專爲排擠攻擊個人起見，他們的偏狹的腐敗的腦神經中，虛擬杜撰出來的社會民主黨外，簡直沒有聽過第三黨的呼聲。而聽覺特（前略）在全中國數萬萬被壓迫的勞苦民衆，對革命有急切的要求，而又不滿意於「殺盡共產黨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先生論第三黨的文章的話）的對於蘇聯共產黨的

幹部派與反對派之爭的內容，或者也許會知道一二吧——不應該這樣完全不懂。我現在還要和先生說明的：我所不同意的中國共產黨近日的政策，就是聯共反對派托洛斯基對於中國革命的政策。我對於托洛斯基的中國革命主張，在一九二六年國際擴大會議席上，已做過堅決的攻擊，不是今日始反對的。超時代的政策，這個評語，就是幹部派史達林同志在歷次國際的聯共大會或公開講演時，拿來批評托洛斯基對於中國革命的政策的話。我要特別聲明，我不過抄襲而來吧了。斯達林同志在去年下半年開始接受了托洛斯基對於中國革命的主張，而中國共產黨在去年十一月以後開始實行這個策略了。斯達林同志爲什麼接受反對派對於中國革命的主張呢？我至今仍莫悉其底蘊，但我已經沒有機會再到莫斯科去請教了，我只有盲猜瞎測，在斯達林同志或者是認定中國無產階級的主觀力量，已經準備充分了，中國確有了三百萬有組織的產業工人，幾千萬有組織的農民了（斯達林同志去年八月間在莫斯科報告的話）；或者認定國際資本主義暫時穩定的時期已過，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已經爆發，或者且夕爆發，這樣國際環境的突變，適合於中國無產階級革命了；或者因爲中國革命的運動一時的失敗，有萬不得已

的苦衷；或者另有其他重要原因。因為沒有向斯達林同志聆教的機會，我只有盲猜瞎測，但我至今仍然爲聯共幹部派惋惜，爲中國革命前途過慮。

我一直到了現在，還是認爲聯共幹部派以前對於中國革命的策略是正確的，時間效力還沒有過的；反對派托洛斯基對於中國革命的主張，到了現在，還是錯誤的，這是超時代的而且不會因爲幹部派接受了他的主張，就馬上會變成正確的，非超時代的。我之不同意於中國共產黨現近日的政策，認爲是超時代的，主要就是這個意思。並不是如先生所說不同意於中國共產黨現在超時代的政策，就是不贊成中國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就是不出改良主義社會民主黨的方式。這種莫明其妙的推論，假使先生的推論完全是對的，那麼，只環境當中，或者有些徬徨歧途的先生們，有要求第三黨的希冀，先生所傳聞的消息，恐怕就是由這些徬徨歧途的先生們而來的，或者另由其他虛擬杜撰的機關而來，惟是我所知道的，和先生完全不同。我所知道的，是國民黨裏有許多革命同志，尤其是下層被壓迫的革命同志，和先生一樣不滿意於「殺盡共產黨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如孫夫人鄧演達同志等和我，也同是有相當的感覺。我們現在是很積

極的很堅決的繼承孫總理革命的遺志，準備恢復在二次革命失敗時代，孫總理所組織的中華革命黨，繼續國民黨前與中會同盟會一脉相承的革命組織，並不是什麼第三黨。那麼，先生所傳聞的第三黨，與我個人毫無關係用不着我出來特別聲明，無論先生怎樣牽我第三黨漩渦中，而虛擬杜撰的終不會成爲事實。

我對於第三黨的態度

陳公博

近日上海組織第三黨之說，甚囂塵上。第三黨的綱領是什麼，大家還不大清楚，而對於組織第三黨人物的揣測，聰明的西山會議派同志們以爲是汪精衛陳公博——見之再造旬刊；另一派的先生們以爲是鄧演達和已經脫離共產黨的譚平山施存統——見之戰綫調刊。據我所知，汪精衛先生不獨沒有這回事，恐怕還沒有聽見這回事。鄧演達和譚平山我不知道，施存統先生就沒有這回事。那裏來的第三黨，恐怕大家還是在於蘊釀，揣測，和期望。我們還不知綱領，人物，而先有第三黨的呼聲，這是黨先於綱領，違反先有綱領而後有黨的原則。不過人們或許有第三黨

的要求，這是值得我們的注意。

第三黨名稱的來源，我記得還在武漢去年六七月的時候。當武漢國共分離的初期，國民黨固然起了小變化，共產黨也在那裏起大變化。當時主張組織第三黨的約有兩派。一派是共產黨的理論，主張還是以傾共的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合組第三黨，所以七月十三日共產黨發出退出國民政府的宣言，一面仍訓令黨員祕密盡量加入國民黨，不論任採如何方法以得登記爲止。一派是鄧擇生的理論，主張取消中國共產黨，而將共產黨的綱領採入國民黨，使中國僅有一個黨，但仍受第三國際的支配。

可是目前形勢與第三黨來源的當時形勢絕對不同，共產黨主張以暴動方法來建設他們的蘇維埃，對國民黨完全採敵視的態度，目中已無第二黨，更談不到第三黨。鄧擇生在莫斯科仍主張國共合作，受了蘇俄譏笑和冷酷的批評，所謂取消共產黨，可謂完全不能實現，也談不到第三黨。所以現在所謂第三黨，是社會民主黨還是第二國民黨，我很難揣測。

當我在武漢時候，對於第三黨的組織，以爲理論行動，都足危及革命的前途。對於第一派理

論的批評，已詳見我所著『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茲不贅述。對於第二派的批評，我也曾和鄧擇生經過好幾次的辯論。我以為要取消中國共產黨而把國民黨重組，有幾點不可能。第一我始終相信中國國民革命自有牠的立場，并非籠統概括說可以受第三國際的支配。第二中國國民革命即世界革命一部分，其特質在領導東方民族反抗帝國主義，而非在於與蘇俄聯合這樣簡單。第三蘇俄對於中國共產黨的使用，自有其政策，斷沒有自甘取消整個一黨而併合國民黨之理。第四中國國民黨有牠自己的使命，歷史，立場；如果採取共產黨的綱領，那麼何不單要共產黨？國民黨何必尸其虛名，離其立足點？第五實際來說，國民黨的『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恐怕還要待諸很遠的將來，若再加上共產黨的綱領，豈不是此路已經不通，更要裹足恐其前進。不但如此，無論任何一個革命黨，最低限度必包含兩個作用，一個是推翻現存的政治，一個是建設未來的理想。因為不滿於現存政治，所以有未來理想的建設，因為要建設未來的理想，所以要以推翻現存政治。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是國民黨推翻現存政治的手段，實行三民主義是國民黨未來理想的建設。國民黨的過去工作，只實現推翻現存政治的一部分，始終沒有着手建設

未來的理想。在整個黨還在革命進行時期，還未暴露未來理想不滿或錯誤時期，於此而要另組第三黨，說理由是不空泛，說時期是過早。

其次說到一個黨的革命和不革命，我們不當視黨的個人，只要視黨的綱領。今日國民黨在四分五裂時候，誠然我們要找一條出路，可是這條出路是整個黨的出路，不是我們個人的出路。我不能贊同共產黨的說話，說三民主義不澈底，因為我看不出共產黨專政蘇俄的國內一切政策是澈底，更看不出中國共產黨的四處暴動——殺和火——是澈底。我也不能贊同帝國主義者的說話，說國民黨是過激，因為我看不出帝國主義在尼加拉瓜、墨西哥用大砲去掃射土人不是過激，尤其看不出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用機關槍掃射羣衆和破壞無防禦的城市不是過激。要而言之，在國民黨不取消三民主義以前，我絕對肯定中國國民黨是革命黨，並且是任何一人也不能否認牠是一個革命黨。所以在三民主義國民黨擔負革命使命的期中，我否定有組織第三黨的理由和必要。

不錯，在今日國民黨統治的地方，我們看不見對外有鮮明的政策，我們看不見對內有確定

的主張，民衆更看不見自己有實際的利益，但這種失敗完全基於革命時期不可避免的矛盾事實，而非基於國民黨本身主義和政策的不對。要之今日使無數羣衆感覺空虛，煩悶，冷淡，失望，只是在於國民黨的人的問題，而非在於國民黨的主義和綱領，這是我根據客觀事實所敢斷言的。

可是今日中國國民黨是否仍合一個革命黨的條件，這倒是一切忠實同志所應討論的一件事。去年九月我剛離武漢之時，曾一度提出黨的澈底改造，及至十月在預備提案的當時，再度提出黨的澈底改造。換言之，就是國民黨到了今日，自十三年改組至今還沒有檢閱過的本黨，實在有改組的必要。現在除了我們主張之外，還有許多派方法同而目的不同的意見：

(一)最足形成黨的破裂，要算第一和第二次代表大會，而現在的中央黨部還是根於代表大會而來。要形成黨的眞團結，非把這個不可靠的法統打破不可。其次清黨不止要清共產黨，最要緊還要清準共產黨。汪精衛等雖然不是共產黨，但可以說是準共產黨。他們雖然在武漢分共，但我們仍然要說他們接受第三國際的陰謀；他們雖然在廣州共產黨暴動當時受共產黨的攻擊，但我們依舊要說他們是苦肉計。我們爲要清除準共產份子——和我們意見不同的一切份

子，所以顯明的主張黨的改組，這是西山會議派大部分同志的意見。

(一) 國民黨的組織，大都脫胎於共產黨的組織。紀律和訓練過於束縛黨員的自由，會議用大多數通過是多數壓迫少數的方法。所以黨紀可以不談，會議可以不用，縱使開會也應當以談話式出之，對於各級黨部也應為另一方式的結構。這一派雖沒有顯著的標出改組的意義，實已充滿了改組的精神，這是幾個中央老同志的意見。

(二) 黨只是一個紙老虎，中央更虛有其名而沒有希望，惟一方法，只有地方黨部組織嚴密，然後再聯合數省而另組一個中央。兩湖只有弄好兩湖的黨部，兩廣只有弄好兩廣的黨部。到了相當時期，再行團結而組一個強有力的中央。這一派雖沒有明白叫出改組的名詞，卻在那裏開始了明顯的改組行動，這是幾個奄有一個地方的武裝同志的意見。

無論任何一派，雖然他們的意見不同，可是他們對於「改組」之要求則一。所以目前主張黨的改組，已不是一部分人的要求，而是普通黨員的要求，不過意見和行動，有些是明顯的，有些是暗昧的，有些是整個的，有些是局部的罷了。

我爲什麼主張改組黨？我的意見和各派都不相同。我不是第一派，因我還可以喚做一個法統派，我還是贊同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的精神。我也不是第二派，因我並不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我還主張以後更要較嚴密的組織。我更不是第三派，因我不贊同黨的『分治合作』而極端主張黨的狄克推多。我的主張，簡括言之，就因黨已充滿地方主義和個人主義，黨的組織，早已等於無有。目前黨的分界，在地方最低限度形成五個地方的集團，在個人可以說化分爲無數的小團體。在每個集團之下，中央黨部簡直不能過問，黨部只有隨地方軍事行動爲轉移。在每個小團體之內，個人意見紛歧，至於不可名狀，人與人的衝突竟無法使他統一。照着這樣分割，我們再不必談三民主義，就是黨的生存，也缺乏了必要條件。

我以爲我們要實行民生主義的建設，應得注意兩件事。第一是建築國家資本，第二是泯除不平階級。可是這兩件事的發動機完全在於『黨的專政』。像今日支離破碎的局面，黨的專政，無法實行。從最好方面去觀察，至多僅是做成民主主義的國家，斷不能做成民生主義的國家。從壞的方面去觀察，必做成割據地方的軍閥，更做成連綿不斷的內戰。今日的國民黨情況正與辛

亥以後的國民黨情況相同。除了每次開會恭讀總理遺囑以外，我只看見地方主義和個人主義。我更看不見本黨的三民主義，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民國六年時候，很有些人，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但今日的負責同志，連問題也不想談，很像一切問題都已解決好了一樣。我們爲要實行民生主義作最後的鵠的，所以主張黨的專政；爲主張黨的專政，所以要健全中國國民黨的組織；爲要健全中國國民黨的組織，所以要掃去破壞本黨的地方主義和個人主義，主張黨的改組。

四月十五日

第二黨問題

施存統

(一)

自從四月一日『戰綫』第一期發表迪可君底『論第三黨』一文以來，朋友中很有人問我對於第三黨的意見，且有人問我是不是第三黨負責的人。關於這個問題，我在『革命評論』第一期上曾經發表過簡單的意見，現在我想把我所聽到見到的東西，在這裏再討論一下。

據「戰線」迪可君所說，「第三黨」內幕人物，「有組織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的鄧演達，被共產黨開除的譚平山，以及退出共產黨回到國民黨老家的施存統等。」他們底理論是「既不滿意到處暴動組織蘇維埃政府的共產黨，認為這是超時代的政策；而同時又不滿意拆着爛污，「殺盡共產黨就是實行三民主義」的國民黨；那是不用說，他們更不會贊成軍閥張作霖了。在這樣三角戀愛關係的中國，他們想替革命找出一條新路來，於是產生第三黨的理論。」從這段話看來，所謂「第三黨」是指着鄧演達、譚平山等人所組織的團體說的。鄧譚兩人的意見，我不知道，我現在只能把我自己的意見寫在下面。

鄧譚等人所組織的第三黨，究竟叫什麼名稱，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其實名稱也不是一個重大的問題。大概所謂「第三黨」者，是介於現在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東西。他們底主義，綱領，政策，社會基礎和政治行動，我們都還不會知道，自然不好妄加批評，更說不上贊成和反對。雖然有人對我講，他們彷彿是右派共產黨，也有人對我講，他們彷彿是左派國民黨，又有人對我講，他們是右派共產黨和左派國民黨混合的東西；但我總不能斷定他們究竟是什麼。大概他們裏面

的份子，包括以前共產黨右派和國民黨左派彷彿是一個事實，鄧演達和譚平山就是一個象徵，但是現在的鄧演達和譚平山，他們共同的主張究竟怎樣，我們既不能知道，也就無從加以批評。所以我這篇文章，題目雖然是叫做『第三黨問題』，內容並不在於批評『第三黨』，不過想借這個題目來發表我關於中國革命黨的組織上的意見，和一切革命同志共同討論。

(一)

我關於中國革命黨的組織上的意見，決定於去年七月間國共兩黨行將正式分家的時候，在去年五六月間，我隨軍到湖北咸寧，蒲圻，嘉魚，新堤，沔陽一帶工作，看見各地共產黨，國民黨，工會，農民協會工作的情形及民衆實際的要求與力量，使我對於共產黨負責人員底報告起了極大的懷疑，並發見共產黨的名義在一般社會甚至於各地共產黨內已有一種出人意外的誤解。一回到了武漢，又是國共分家空氣十分嚴重的時候，使我感着思想上極大的煩悶。我已看到分裂在客觀上是必然要來的事，但在主觀上總還希望有挽回的可能。所以當時鄧澤生先生和我討論解散共產黨，改組國民黨的問題，我便無疑地贊成。當時，我還把鄧先生這個意見報告過

陳獨秀先生，請他提出討論，他回答我不能討論，因為無產階級有自己底政黨是一個世界的問題，非中國單獨所能解決。我當時既沒有正式脫離共產黨，共產黨底紀律我又不能不遵守，在那樣反共的高潮中，我又不願意退出共產黨，共產黨前途，我又看得很清楚的一條是變成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一條是變成暴動暗殺的團體。當時思想上煩悶到了極點，又加以身體衰弱到了萬分，只得暫時消極，不問一切。經過兩個月病中的考慮，才決定退出共產黨而不退出國民黨，在『中央日報』（八月三十日）上發表『悲痛中的自白』表明自己底政治立場，實踐兩月前已決定的態度。現在我且把去年七月間決定的關於黨的組織上的意見，從八月三十日的『中央日報』中抄錄於下：

『大約在兩個半月以前，我剛從新堤隨中央獨立師回校，鄧演達先生告訴我一個很重要的意見，他主張國民黨實行第二次改組，解散共產黨的組織，統一革命的領導權，集中一切革命的勢力，並確定向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前進的具體綱領，我當時聽了便很贊成，我爲了這個問題，曾經細細想過，並曾經對好些人講過，這無論如何總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一個大問題。我很希望

國共兩黨的關係，能夠這樣的解決，因為這樣解決對於革命是有利益的。我甯願促進這樣的解決而首先退出共產黨。

「我爲什麼贊成鄧演達先生這個意見呢？根本的理由是要集中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的領導權，以便迅速打倒帝國主義及一切反革命派，以達到總理所說的『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目的。除此之外，還有三個理由：第一，我承認黨是一種工具，不是目的。我們是爲革命才來組織黨，爲民衆的利益才加入黨，決不是爲了黨才來革命，爲了黨才來拉攏民衆。中國目前的革命——國民革命，由共產黨來統一革命的領導權是不可能的，只有由中國國民黨來統一。所以我贊成鄧先生的主張，犧牲中國共產黨的組織來擴大中國國民黨，使國民黨成爲強有力的革命工具，名符其實地担負中國革命的領導權，以免分散革命的勢力。第二，我在廣州中山大學及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工作時，有很多青年，說國民黨組織不好，缺乏訓練，要我介紹加入共產黨，我每次拒絕，對他們說明國民黨如有不好，我們每個國民黨員都應該負責將它改好，中國目前的革命是需要一個強大的國民黨，我們黨員決不能取消極的態度，我再次三

對他們說明國民黨左派在革命中地位的重要，勸他們做一個左派黨員，團結左派的勢力（我這層意思，曾經在廣州中山大學，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及他處，公開演說過幾次）。然而結果，眼看着左派的力量，終不能十分強大起來，我於是才想到共產黨的存在，客觀上是妨礙國民黨左派的發展的。我以為這是革命的損失，無形中減少了革命的力量，所以我贊成鄧先生為統一革命領導權而統一黨的主張。第三，我上次隨中央獨立師到威甯，蒲圻，嘉魚，新堤一帶工作，看見許多民衆運動的情形，發見一些民衆運動的幼稚和錯誤（雖然大部分是客觀的必然的）使我深深感覺到共產黨的名義在內地是拿不出去的，尤其在鄉村中，並且會招致許多莫名其妙的誤會與謠言，會妨礙革命的進行，因此，我想到共產黨這塊招牌不是不可以犧牲的，雖然我自己掛了好幾年共產黨員的招牌，對於這招牌已有依依不捨的感情，然而已知道這招牌在現在是無論如何不能深入羣衆，只有一種變態的深入羣衆，改頭換面地深入羣衆。所以我甯願爲了革命，贊成卸下了這塊招牌，以免將來發生不可補救的錯誤。這亦是我贊成鄧先生主張的一個理由。

「當時鄧先生告訴了這個主張給我之後，便問我的意見，我說，我個人是贊成的，便把我的意見約略告訴了他……」我們當時談得很簡單，匆匆就分別了，後來沒有再見面，不過我的衷心是希望國共兩黨的關係能夠這樣很好的解決，不幸事實的發展不能如我所願望……

「這幾天病較好了，使我冷靜地考慮這一切的問題，想到帝國主義的依舊逞兇，想到軍閥的殘酷壓迫，想到一切反革命勢力向革命勢力猛烈進攻，想到民衆尤其是工農的痛苦，甚至一日革命的基礎岌岌有被顛覆之虞，我於是覺悟了，這一切的一切，都不是消極的態度能夠解決的，在這劇烈的鬥爭中，我應該站在一方面，我不能袖手旁觀，取猶疑不定的態度。我應該站在革命的一方，與一切革命的份子協力奮鬥，打倒我們一切的敵人。共產黨呢，由上面所說的幾種理由，我認定共產黨在中國決不能担負集中一切革命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的責任，即不能解決目前政治經濟種種實際問題，因此，我不能再留在共產黨。然而中國革命是不能停止而且不應停止的，革命必須有黨來領導。什麼黨能夠領導中國革命呢？在客觀上只有中國國民黨。雖然中國國民黨在現在有種種的缺點，沒有到健全的地步，並且最近還有一種腐化的傾向，然而正因

爲是這樣，才需要我們的奮鬥。假使國民黨什麼缺點都沒有了，已經是十分健全了，那還要我們做什麼呢？中國國民黨決不是那一個人或那一派人的黨，亦不應是那一階級的黨，它是全中國一切被壓迫民衆的黨，具體地說，它現在應該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黨。只要遵守總理底三民主義，只要實行國民革命，只要遵守國民黨的宣言，決議案及革命政策，只要反抗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只要站在被壓迫民衆方面擁護民衆的利益，只要爲中國的自由平等奮鬥到底，這樣的革命份子，便有資格做國民黨員，便是國民黨忠實黨員，我相信總理的國民黨，革命的國民黨是這樣的。我相信這樣的國民黨，一定能夠完成中國的革命，實現總理所說的「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非資本主義的三民主義社會。所以我願意留在國民黨中，做一個忠實的革命的黨員，不顧一切譏笑與謾罵甚至於壓迫，爲國民黨的革命的存在而奮鬥，我相信革命的國民黨，一定能夠獲得最後的勝利。我之所以退出中國共產黨而不退出中國國民黨，便是爲此。」

這是去年八月三十日我在「中央日報」上所發表的關於黨的組織上的意見，直到現在，我

在原則上還是抱着這個意見，我依舊相信要使中國革命成功，必須造成統一革命領導權的革命的國民黨，不過現在情形和去年七月間已大不相同，共產黨已走入暴動的極端，不但沒有讓步到解散的可能，而且把許多不贊成他們暴動政策的分子都認為機會主義者，一批一批地開除出來了，聽說共產黨現在的策略，非常簡單：跟他們走，否則排斥。我在日本『國際』雜誌五月號上，看見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於今年二月二十五日通過一個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內容不但痛罵整個國民黨底反革命，就是對於譚平山等組織的『第三黨』也加以猛烈的攻擊，認為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黨，將來會變成反動派底工具。總之，在共產黨方們看來，除了他們自己，都是靠不住的，不是反革命，就是機會主義。所以我們此時不但希望共產黨解散是一個妄想，就是希望共產黨改變政策和共產黨合作，也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澤生先生近來的意見怎樣，若還是去年那一個意見，希望解散共產黨來改組國民黨我敢於斷言是走不通的，如果鄧譚諸人，要想於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革命系統之外，另立一個新的革命系統，成立所謂『第三黨』，我以爲在客觀上既無根據，在主觀上也不需要，其失敗是必然的事，我只爲這個問題，必須有更深

的考察。

(三)

我以為中國革命自有他自己底革命立場，和法國革命不同，和俄國革命也不同。抄襲法國革命固然是錯誤，抄襲俄國革命也一樣是錯誤。法國革命和俄國革命，誠然都給與我們許多重大的教訓，為我們所應當研究和採取；但是最要緊的還是在於分析中國革命底客觀條件，從這些客觀條件底分析中，規定中國革命底出路。中國革命是在世界革命的過程中，要完成中國革命必須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所以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底一部份，有普遍的世界性。同時中國革命又是在半封建的社會中進行，具有民主勢力對封建勢力鬥爭的意義，在社會史上顯然有他特殊的獨立性。再則，中國革命必然地以農工階級為基礎，農工階級底要求必然要走到社會主義，所以有濃厚的社會性。代表這三個性質——世界性，獨立性，社會性——的主義，就是總理底革命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主張打倒國際帝國主義達到「國際平等」，就是中國革命底世界性。民權主義主張掃除封建勢力達到「政治平等」，就是中國革命底獨立性。民生主義主張擁

護農工利益節制資本平均地權達到「經濟平等」就是中國革命底社會性。革命的三民主義，就是中國革命底實際要求和必然出路，能夠解放中國整個被壓迫民族，和世界革命匯合一起，這是中國革命底科學的立場，沒有一點可以懷疑。

依這個革命立場組織起來的革命黨，就是總理組織的革命的國民黨。只有這樣的黨，才能代表中國大多數被壓迫民衆——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利益，才能集中一切革命的勢力，統一革命領導權，完成中國革命。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這樣聯合戰綫的革命黨，不是任何一階級的黨。共產黨是一階級的黨，不能完成這樣的任務；「第三黨」如果是一階級的黨，也一定不能完成這樣的任務。能夠完成這樣任務的，只有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利益的統一的革命的國民黨。民國十三年改組後腐化前的國民黨。我們現在所應當努力造成的也就是這樣的國民黨，決不是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去憑空組織所謂「第三黨」。

誠然不錯，現在的國民黨和共產黨都不能令人滿意：國民黨一天一天地腐化，共產黨一味地暴動。在這種情形之下，似乎有左打共產黨右打國民黨的「第三黨」產生的必要。然而細細考

察起來，便會知道他沒有根據。第一，中國此時除了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外，決不能再有其他革命的主義。第二，中國此時除了組織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綫的黨和代表無產階級的單一階級的黨外，決不能有其他革命的黨。共產黨在客觀上雖沒有完成中國革命的可能，但他還有二百多萬確定的無產階級做基礎，且有鮮明的共產主義做旗幟，在事實上在理論上還說得通。至於憑空產生的「第三黨」，即使一時能夠集合若干小資產階級分子，也不會成爲一個勢力，終究要各找各底出路的。如果鄧譚諸人所組織的「第三黨」是這樣一個性質，我決不能贊成，並且希望他們趕快解散，因爲他對於中國革命實在沒有什麼利益。也許他們所組織的不是這樣的東西，但我想和澤生先生在武漢時所說的總有些不同，且等將來真相明瞭時再批評吧。

我以爲中國革命只有兩個革命系統，一個是承繼總理這一個國民革命的系統，另一個是承繼第三國際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這兩個革命系統底目的雖然相同，都是要打倒帝國主義實現社會主義，但是它們底出發點却不一樣，國民革命以民族爲出發點，無產階級革命

以階級爲出發點。其次，它們所用的方法也不盡相同，國民革命以鞏固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聯盟，同時進行解決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逐漸去完成社會革命；無產階級革命以團結無產階級爲主力，直接從事社會革命，建設無產階級國家。我們要革命，只能在這兩個革命系統中選取一個，決不能在這兩者以外，憑空造出一個新的革命系統，因爲它沒有事實的根據。中國共產黨現在採取第三國際那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系統，我們從中國經濟發達狀況和無產階級數量質量上來觀察，可以斷定它在現在是走不通的，我們如果以客觀的態度，從歷史上從社會經濟狀況上來觀察中國目前的革命，無論如何都不能不承認現在唯一可能的道路，就是忠實地繼承總理這一個國民革命的系統，以堅強的確信勇敢邁進，去完成中國革命的歷史的任務。

中國革命運動，一向在總理這個國民革命的系統之下來進行，以後還應當在這個系統之下來進行。革命的三民主義，能夠解放中國一切被壓迫的民衆，達到『國際平等』，『政治平等』，『經濟平等』的目的。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革命聯盟，能夠實現整個的三民主義，打倒帝國

主義，封建勢力及一切反革命派。總理的革命的國民黨，能夠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利益，適應民衆底實際需要而行『革命的進化』。只要我們理論上在革命的三民主義之下統一起來，組織上在革命的國民黨內統一起來，中國革命一定能夠很快地完成。只要我們能夠造成統一的革命的羣衆的國民黨，切實代表工農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底利益，集中一切革命的勢力，統一革命的領導權，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什麼第三黨，第四黨固然不成問題，就是共產黨也自然不成問題，所以我們現在最切要的任務，就是承繼總理十三年改組本黨的勇氣和決心，從事整理現在正在腐化的國民黨，造成統一的強大的羣衆的革命的國民黨。如果我們不能造成這樣的國民黨，不但第三黨第四黨不免要產生，就是第五黨第六黨以至第十幾黨也恐繼續不斷地產生出來，那時中國革命也就完了！

一切革命的同志！爲挽救革命底流產，爲挽救革命戰線底分裂，爲集中一切革命的勢力，爲統一革命的領導權，爲解放全國被壓迫民衆，爲實現整個三民主義，一致努力恢復十三年總理改組的國民黨！

一切革命的民衆！在革命的三民主義和革命的國民黨之下團結起來！

一九二八，五卅念紀日。

我對於所謂第三黨的態度

劉侃元

——答滌塵先生——

滌塵先生：

和先生還沒機會見面，日昨忽接先生致我們革命評論社大家一函，讀罷知先主是反對第三黨最力的一人，佩甚！函中有些語涉及我個人，辭旨之間先生又很隨便似的；假使這函是先生給我個人的，我想或者我只能報先生以微笑的沉默而恕不作答，因為我想無論我取怎樣的立場，對先生那種太不謹慎的言辭我都無從答起。不過後來一想，先生來函的本旨雖在於對我個人，信封則明寫着「革命評論社諸先生」，我對整個的革命評論社是要負責任的；在這革命心理破碎，誰也不相信誰的時代，我也不願意以先生之辭害先生之意，使先生雅懷永無所釋焉。同

時對於所謂第三黨的問題我個人也有些意見早想發表，借這機會和盤托出，我個人的滿足或者還在先生之上，因此特於「我對於所謂第三黨的態度」的題下，對先生作概略的答復，其實花了一篇革命評論許多貴重的篇幅作我個人的私語，我對革命評論社與讀者諸君還是很抱歉的！

在未談我對第三黨的態度之前，我還想向先生表白一下，我對人生與黨二者的意見。我對人生很相信中國古語所說「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及德國俗語所說「人與人之間有一座不可飛越的橋」的話有真理，是事實。在這事實之下，我總覺得我們不可端拉自己的尺碼去量別人的長短，要量的話非儘量客觀地觀察過對方且反省自己不可，這是一點。其次批評人時我也以為只應在行動上着眼，行動才是現實的，實踐的，實證的，尤其一個革命家的行動必有其革命家的必然性作規範不會使其人格分裂，分裂而成二重人格三重人格的人根本就不是革命家，而是投機分子誰也明白，這是第二點。第三，無論向誰開口談問題之前，我也以為先應相敬相信，至少亦應相互尊重而後有辦法，否則不僅不能「攻磋若石」而且不易「同心若金」，這不僅於革命工作有損，於個人社會生活亦似無益。——以上三點我很希望先生瞭解，獲得先生同感，我

更引爲榮幸！

復次我對於黨是始終承認革命的立場高於黨的立場的一個人。我相信革命的立場之外，一個黨——自然是革命黨——在其形成組織後尤其發展後握到政權後必和普通的政黨一樣，也要發生一種強烈的黨的立場是事實。但這黨的立場如不時時刻刻回顧到其形成當時的革命的立場，該黨的革命必成爲「天下爲私」弊害罪惡莫大如此！我堅決地承認我們革命的國民黨不應該這樣；眼前我們對黨的工作，唯一的焦點就是要恢復我們總理十三年改組時候的革命立場！我們當一致地認識：我們的黨的立場始終就在這點上！又當一致地承認：眼前我們的黨腐化沒有辦法就在於這點的荒廢上，還當一致的記得：共產黨之所以失敗就在於只曉得黨的立場而對這點的拋棄上！關於這問題，講實在話我自投入黨投入革命戰線以來始終沒有考慮過，因爲我以爲這是當然中的當然，必然中的必然，值得我們考慮。不過最近由陳公博同志指摘出來後，黨內同志竟生出不少的誤解與反響來，我於是纔恍然悟到難怪黨有今日更不覺儼然想到黨的前途還是太難！但這些話這兒無暇多說，我不過表示我的意思：黨權應高於一

切一樣，革命的立場應高於黨的立場，我對黨的態度是這樣的。

此外對於黨還有一個態度就是我是贊成黨的改組而且竭力願意努力於這工作的一個人。我相信現在談改組是有科學的根據，遲早且有成功的可能的。固然我知道這工作很艱難，但我不相信現在比這還有容易的存在。有則或者是吳稚暉的整理論，但如章太炎所形容：一輩子「穿補襪」的吳稚暉，他口裏那會有象牙，他所謂整理不見想混人混鬼地再混一下，把我們的黨再去勢一次，把我們革命青年與民衆再巧妙地欺騙一回以散散心的麼——我不相信！況且黨的破碎腐化到了今日，那是單純的整理所能救藥，除根本恢復丁三年改組精神，重新再改組一遍，將黨內一切反乎革命立場的分子一掃而空之之外那能有望！關於這點，先生諒必是我們同志之一，我十二分對先生表敬意！同時理由也不想多說，不過前日還有人對我表示這工作太艱難恐怕難得成功，我記得我當時很感痛苦，會堅決地答復他：然則你加入第三黨去麼？改組還走不通，第三黨還能有希望？如果說改組艱難，第三黨當更艱難百倍吧！接着我還沉痛地對他說：黨的革命立場的消失爲日尚淺，趁這反動勢力尚未團結，陰謀派計劃尚未成熟，而滿天下革命青

年又方人人思漢的時候；我們登高一呼不會天下響應麼？同志！不要灰心，更不要畏難，「先帝創業艱難而中道崩殂」——念這兩句話，我們不感一種沉痛？再記記改組前後總理的積極精神，我們不起一種昂奮？尤其中國革命與黨的改組純是內外反動勢力逼成的呀！你既不能被髮入山，又不能殺人放火，那能不幹？幹而不綿密地對主客觀方面的各種條件加詳細的分析熟考，你那能幹得通？我并不是說黨的改組的各種條件現在都已具備，眼前就會成功，又并不是說成功之後我們就可以彈冠相慶，一切無問題。不過你要明白一切真理都是具實踐性的，具實踐可能性的才算真理。眼前幹固然是真理，但離開黨而幹黨外組黨是不是「過早」？過早是不是失了實踐性，應記得我們是革命家，不是感情家，空想家呀！——先生，我引這些話，并沒別的意思，不過表示我對「時代要求」的一點認識，在先生想理解我對第三黨的態度如何或可作些參考故為之披露，諒先生不會以為太支節。

至於問到我對於這流行的「第三黨」的態度與感想如何，則我可以簡單用兩句話答復：我不注意牠，我又注意牠。為什麼不注意牠？第一，就是我認定現在是我們改組運動的時期，時代尚

不要求什麼第三黨，我的心就只注於內而無暇及於外，故自然對牠不注意。第二，我認定在中國次殖民地這個謎沒有解決以前，那一個黨也不能於三民主義系統外提出有實踐性的綱領來。綱領還提不出的黨尙有何多大注意的必要？第三，縱說牠雖提不出綱領，猶因時代的煩悶能滿足一部分人的心理要求，但這樣的滿足不過心理上的不是有實現性的，遲早不能繼續無疑。第四，對時代有精深的考察與認識的人，無論如何應看到眼前的時代性，還是黨內鬥爭不是黨外鬥爭的性質，黨內鬥爭是眼前時代最深最高的要求，不鬥爭固不可，鬥爭方式錯誤尤不可，明白「革命是一種藝術」的革命哲學的人，這個話諒誰也都能首肯，我們革命者總不能走出時代要求以外的路，縱使我們改組失敗，我們也只能這樣努力。

唯其如此，故我對於所謂第三黨就不大注意，雖然朋友們和我談牠時我也喜歡聽，第三國際決議案罵牠時我也喜歡看，共產黨要打擊牠，牠又要打擊我們改組運動的同志，我們改組運動許多同志也主張要反擊牠，我也承認都有相當的道理，但我的注意力究不集中於此。我雖承認我們現在是理論鬥爭時代，對那一黨一派一人只要力所能及都不應當放鬆。

我的注意力還是集中於我們自己內部的改組運動。用什麼方式改組？如何能使改組澈底？——這就是我個人現在革命生活上的焦點意識。自然在這時候我同時也注意牠。不過我不是注意牠打擊不打擊我們批評不批評我們的點，而是注意牠「怎樣」打擊「怎樣」批評我們的點。我會想過牠或者不會打擊我們批評我們因為我以為牠也是一革命集團。我又會想過牠決沒法子打擊我們批評我們，因為我認定我們所走的路實在沒有走錯。不過牠現在既打擊批評我們，我們自然得注意了，牠如何打擊的？如何批評的？——我們在知己知彼及歡迎人家批評等意義上都應該注意。

不過注意雖注意，我的注意的程度與注意的角度或者還和若干人有點不同。有的人活像如臨大敵以為牠生我們必死，至少我們必危，我們注意的焦點應移來這方面對牠才對似的，這個我可大大的不以為然！我第一，堅決地認定我們現在注意的焦點應集中於內部，如上所述應集中於改組運動的促成與澈底，毫無疑義。第二，注意牠時決不是什麼牠會「亡」我們的問題，說這種話的人不是神經過敏就是太沒有自信力！我現在只相信大家肯努力時我們黨內的改組

一定成功。又相信改組實現時不僅我們的黨不至於「亡」，而且黨外的黨當個個沒辦法，第三黨弛當然在內。同時黨內的各種小組織也必消滅，即西山會議派亦必如是。反之若改組不成功，則自派來說不僅西山會議派可以長久猖狂，依「利害」與「上衝」的要求，派必還要發生許多。自黨來說不僅共產黨第三黨還可活動，依情感與空想的刺激，第四第五黨都可產生。事勢至明，毫不足異。

第二，同理我又以為我們的黨決不會「危」。第三黨雖或奪去一些羣衆，但只要我們自己改組有辦法，羣衆必會回頭。第三黨雖或擾亂我們改組的宣傳及其他，但我們的宣傳既正確，牠僅僅擾亂總幹不通。牠連一個黨的鋼領都提不出，風聞的牠的一切主張又都和共產黨一樣，牠還向那兒去？更從那兒「危」及我們積極的改組運動？

第三，並且我以為牠的發生與存在不僅不足以亡我們，而於我們改組運動上有許多益處。我們現在不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綫麼？在我們要與黨內反動勢力短兵相接提出改組的時候，我們在種種意義上應當要求種種意義不同的朋友與敵人。第三黨現在是與我們利害十

二分衝突的，情勢差不多等於「既生瑜何生亮」。這時候牠對我們的批評必極端尖銳而深刻，我們少有不慎，牠必咬死不放。好的，我們認爲這在我們荆棘重重的改組首途的長征上的諍友罷，無論怎樣尖銳深刻總於我們有益處。其次牠向我們爭羣衆時，我們的同志正好藉此全部向民間去，一以收個個同志「更」深刻地「認識羣衆」之效，二於「競爭」與「深入」之中造成實際組織羣衆訓練羣衆的人材。這點非常重要，國民黨員拉着羣衆沒有辦法「幾成了定評的今日」好的，我們正希望這麼一個強敵人。最後，在黨內腐氣充塞黨員專做上衝與利害的私的結派的時候，第三黨這麼一形成，當正是對他們的頂門一針清涼劑；他們不醒麼？我不信，醒後向那兒去？當然向改組運動來，然則改組運動受第三黨惠賜也不少了，在這意義上，第三黨確實也有其存在的歷史性，雖然本質不過是一個「所謂第三黨」。

以上把我對於所謂第三黨的態度大致說完了，原則上大致諒與先生相同，見解上或者和先生有別，先生還有什麼見教麼？信手書來，語雖多無倫次，其中最重要的幾點如（一）我對於黨的態度（二）對於改組運動的態度（三）對於所謂第三黨的態度——大致似都盡所欲言地說

完了；對於這幾點先生還有所見教時無論公開的私人的皆所歡迎。不過同時希望先生立言應有些論證，措辭尤請加些斟酌，顧全彼此革命者的人格而作理論鬥爭時，敢不聞命！

一九二八，六，二五。

謎一樣的所謂「第三黨」

馬溶

第三黨這個名詞，近來甚囂塵上，像煞有价事喧嚷一時。據一般人所傳聞的，有下列的幾種：（一）是共產黨的變相，這個揣測，頗為普遍；（二）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要求，如戰線上迪可的論斷；（三）完全站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純屬第三個革命的派別。在我沒有得到所謂第三黨正式的事實，和具體宣言以前，不能判斷那一種推測，乃是確切；然而姑就三種推測言之，無論那一條都是走不通的路，因為一個革命的派別——甚至一個黨的形成。以至成功，必有它特殊的立場，代表全部——或一部革命民衆的特殊革命要求；決不是依附其他勢力，可以存在以至發展。如果第三黨自願為共產黨傀儡，或直接屬於共產黨的化身，是不過一戳即穿的西洋鏡，完全沒

有自己特殊立場；換一句話說，完全沒有特殊性，豈非是等於魔術家的手法，只可供一時玩笑，那能担負革命的工作。況根本上共產黨的政策，日趨於荒謬，已是此路不通；所謂第三黨的內容，無論其是什麼，只要自求不蹈共產黨的故轍，不但不應作共產黨傀儡，且應特別排共產黨而獨立，才能庶幾有自己的特殊立場。所以如第一種所推測的第三黨，我個人站在純客觀的批判上，絕不認為有存在的價值，當然談不上什麼成功不成功的問題。至第二種推測的所謂第三黨，這當然以為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現有國民黨是代表封建勢力，或者其他大資產階級的勢力，在兩個極端利害衝突之中，小資產階級的利益，完全動搖，甚至犧牲，所以有所謂第三黨的組織。其實在現時小資產階級的被壓迫，和小資產階級在社會層中——尤其是社會心理上，佔相當勢力，和需要另找革命出路，未嘗無相當理由。只是小資產階級的力量，是絕對散漫而不集中，小資產階級的份子，大半遊離不定，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意識，更是模糊不清，那裏能做革命勢力的中心，社會階級的基礎？如果是這樣的第三黨，還有存在的理由嗎？況中國革命的世界性和特殊性，早已決定中國革命，不是資產階級的，亦不是純無產階級的，而是以農工為基礎，聯合小資產階

級的國民革命，這個革命的主要條件，即是集中革命勢力，因此只有一個能夠統一革命勢力的黨，才能夠有成功的可能。假使還承認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自己代表小資產階級，對立存在，不但黨的領導權不能統一（過去國共合作錯誤，大半如此），革命勢力不能集中，且由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本身利害衝突的可能性，益助長分裂之虞，結果不是無產階級打倒小資產階級，便是小資產階級戰勝無產階級，將更使中國革命不可收拾，恐怕所謂第三黨，担負不起這個責任吧！

此外第三種推測，更覺令我對所謂第三黨懷疑。既承認左有所謂共產黨，又承認右有所謂國民黨，而自己純站在兩者之間，作成一個第三派的中間人，在西歐的民主政治的國家的政黨，或者可以調和左右兩極端的主張，而自己從中取巧的去竊取政權，可是中國的情形就不同了，一切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除革命外沒有出路，現在所謂第三黨，似乎完全是在野派，即使僅以取巧式的竊取政權，亦非有一個廣大的民衆力量不可。站在兩者之間的所謂第三黨，如依達於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是已失掉了特殊性，決無民衆可以吸收，如處在共產黨與國民黨夾攻的

地位，在上有所謂統治者的壓迫，在野有所謂共產黨的排擠，恐益不易發展。並且中國現有領導革命勢力的系統，只有中山先生手創具有數十年奮鬥歷史的國民黨，國民黨是中國歷史的產物，代表民衆革命勢力，此外就橫的方面，或縱的方面，實在找不出一個第三者的革命系統，而且民衆也沒有第三者革命系統的要求。況就過去事實，革命之所以糾紛失敗，完全是兩個革命系統在那裏鬥爭，我們實在不好贊成再來一個第三的革命系統了。

有人說現在「突擊」是所謂第三黨的言論機關，但我在一兩禮拜以前，我匆匆看過了第一期和第二期，雖然不算仔細，現在又不在手中作參考，可是我覺得那兩期，除了對時局的批評和罵了幾個人外，還未看出有所謂第三黨的如何積極主張，所以不敢判斷以上的推測的是否。正寫在這裏，却又接到「突擊」的第三四期合訂本了。我從頭至尾的看了一遍，覺得所謂第三黨，雖不是完全如以前的三種揣測，但於那三種揣測，都像有點拖泥帶水的沾染了些。因為過去革命失敗，是在於革命勢力的分裂，他們都已承認，只是分裂的責任，一個字也提不到共產黨，這不是替共產黨辯護，我暫且不管，不過如果共產黨在革命勢力分裂中，絲毫不負責任，那不是承

認共產黨完全沒有錯誤嗎？還談組織什麼第三黨。第二他們又承認「但共產黨仍然是代表無產階級的黨，不過是革命同盟中一個有力的盟員，而不能替代我們所要求的革命的同盟。」

——見突擊三四期合訂本的怎樣復興中國的革命。那末，既承認共產黨是乾脆的代表無產階級，而中國國民革命只有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聯合，豈不是自己乾脆代表小資產階級是什麼。代表小資產階級在中國現在原是革命的，只要它完成一九一七年的三月革命，並不是沒有意義。然而以一個代表小資產階級的黨，去與代表無產階級的黨同盟，怎樣能集中革命勢力統一革命勢力？況且中國革命無產階級，原是最有力的基礎，這個領導無產階級的權利，仍然屬之共產黨，恐怕共產黨不止於做「革命中同盟中一個有力的盟員」，而是主要的力量；那末，自己的立場，除附屬以外，又在那裏呢？

第三他們又說：「惟有站在革命的立場，毫無顧慮地離開黨的立場，向理論行動矛盾的黨宣戰。」——見「突擊」三四期合訂本第十六頁——這個要宣戰的黨，自然是國民黨了，自己自然是立於國民黨外了，這或者即是人們以名——或他們以此自名所謂第三黨的原因。然而國

民黨現在的理論與行動的矛盾，不但是我們所承認的，並且有許多理論亦是與國民黨主義相矛盾——如各種小派，各個人所發表唯心論的解釋，甚至各級黨部所解釋的——；但這分明是不革命反革命及腐敗份子，操縱黨權，離開黨的立場的結果。如果我們承認十三年改組，是國民黨具體法統的形成，那末，黨的精神——理論，和黨的實質——份子，無非寄托於此；換一句話說，黨的立場，亦在如此，反乎此的便是叛黨，就黨的立場，已無容忍的餘地，豈能我們自己反立於黨的立場以外。其次就革命立場來說，中國客觀唯一革命的需要，是國民革命，而國民黨十三年的改組，正是負擔國民革命的使命，我們加入國民黨奮鬥，正是爲完成國民革命；現在因不革命反革命及腐化份子的操縱，不但反叛革命，而且反叛了黨，所以我們不但就革命的立場，來反對他們，改組他們，即就黨的立場，亦非反對他們，改組他們不可。況在黨言黨，才能使黨的意義，不至消滅而有發揚的可能，在黨的立場去反對——或改組黨的腐化不革命反革命的份子，才能愈有力量。且離開黨的立場，不但有離開黨的行動，抑將有離開黨的理論之嫌，殊爲所謂第三黨的人們所不取。

我個人對於所謂第三黨，在沒有正式得到其具體綱領和看見其實際行動以前，不能作嚴密的觀察，這一篇文章，自然還不免隔靴搔癢之談，只能算做個人對於謎一樣的所謂第三黨的感想，說不上嚴格的批評。但是我覺得現在國民黨的腐化，已是無可諱言的事實，才去主張改組。不過國民黨的腐化，絕不是黨的大多數份子，而是少數人利用惡勢力來操縱包辦的結果。他們的行動，不但拋棄革命立場，而且拋棄黨的立場，我是由革命立場，相信革命的三民主義，所以我自己是真正國民黨的黨員；同時以真正國民黨黨員的資格，站在黨的立場，去改組腐化不革命反革命的份子，及一切不良的現象。並且改組的目的，不僅止於恢復和健全真正革命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且要統一集中一切革命勢力。這樣的我不僅止於反對一切腐化和不革命反革命的現有霸佔強奸國民黨的所謂國民黨黨員，且根本的在行動上要集中一切革命勢力——尤其是使共產黨的組織自然消滅，因為革命勢力不集中，革命領導權不統一，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固不能完成，中國革命，亦無出路。現在沒有反對現有國民黨腐化不革命和反革命份子的勇氣，固談不上革命，沒有代替共產黨以期其組織之自然消滅的勇氣，亦談不上革命。自然

我對共產黨絕不是主張無條件的反對，以助長腐化及不革命反革命的惡勢力，藉端屠殺；因爲在分共以後，我們真正國民黨革命同志，已不明不白被屠殺了許多，這樣不止於不足期於共產黨的自然消滅，反或更造成其存在和發展的條件。但是我們要在積極革命行動上，在革命羣衆中，尤其是工農羣衆中，實際代替領導革命的地位。

現在一般國民黨的革命同志，對於所謂第三黨，似乎不勝憤慨，這未嘗不是一個好現象。然而我覺得僅止於憤慨是不夠的，必首先使自己的國民黨在積極上有了辦法；否則我們反對自反對，別人幹自幹，有什麼用處。況我們明明知道，黨沒有改組以前，連黨內都四分五裂，小組織層出不窮，是黨內已經有派，還禁得住黨外無黨嗎？因此我們真正革命的三民主義信徒，應在積極的實際行爲努力去實現黨的改組，能使黨切實負擔領導統一集中中國革命勢力的責任，打倒一切障礙，才可消滅黨外一切的黨，和黨內一切的派，自然類似所謂謎一樣的第三黨，才不致自滅了。同志們努力吧！

六廿五，早於上海。

斥第三黨

黃漢瑞

所謂第三黨，究竟是個甚麼東西，一般人大都不甚清楚。現在我拿他們所出版的突擊燈塔，革命行動三種刊物來作根據，拋去了一切誣蔑中傷攻擊罵人的地方，撇開個人的情感，冷靜地分析討論一下：

一、第三黨的主義 一個政黨，或者是一個革命黨，如要她有健全的行動，必須先有健全的理論，健全的主義。總理解釋主義二字說：『主義就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所以凡是一個黨，斷然的必須有一個鮮明的主義。現在我們看看第三黨的主義是什麼呢？在外表推測起來，第三黨既是口口聲聲說是要繼承總理民二改組中華革命黨的精神，那麼，他們的主義當然是總理的三民主義了。但是，不然！在他們的刊物中很少提及三民主義。五期突擊上有丘學訓化名亦鳴的中國革命的中心思想一文，對於三民主義認為是『淺嘗科學洗禮的革命思想，是中國的革命思想，中國的土貨。』換句話說，就是三民主義缺乏科學根據，並且缺乏世界性。可憐

他們對於三民主義竟這樣的沒有認識！並且又說三民主義『活潑潑的機能在中山先生死的年代停頓了。』照第三黨看起來，三民主義現在已是一團廢物了。這一團廢物的三民主義，當然不是第三黨所需要的。

在中國目前，談到革命的理論，除了三民主義就只有共產主義（其他的主義都不是革命的）現在第三黨既不是三民主義，假如他們的黨是要革命的，那只有向共產主義走。我們看看他們對於共產主義取怎樣的態度。突擊上雖然恭維共產主義是『社會最後發展階段必然的革命思想，是屬於世界性的革命思想；』可是『於經濟落後的小農制的中國，實有難發展的地方。此路不通的招牌，一定也遠遠可以望見。』據此，我們可知共產主義也非他們所需要的了。

三民主義，共產主義既同樣的爲第三黨所不取，那第三黨的主義究竟是什麼呢？我們實在是找不出來。據第三黨宣傳部的負責人物并會再三約我去當宣傳委員的丘學訓說：第三黨在革命行動臨時委員會時代，曾以三民主義爲號召，不過最近已不要三民主義了。對於共產主義雖有幾分愛情，但那又有共產黨把持着。於是第三黨恐將終如戰線週刊迪可所說的，成爲『改

良社會民主黨那樣方式的黨」罷？果然如此，第三黨必不是一個革命的黨無疑。

二、第三黨代表的是什麼？一個黨如果沒有廣大的羣衆爲基礎，沒有階級爲基礎，這個黨是不穩固的。第三黨認爲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黨，國民黨是小資產階級的黨（這是第三黨的話，實際絕非如此），那麼，我們請問第三黨代表的是什麼？如果說無產階級，他們有共產黨，小資產階級，他們有國民黨（以上均第三黨之說法）剩下的就只有資產階級與壓迫階級。難道第三黨是資產階級壓迫階級的集團？難道第三黨竟承認資產階級壓迫階級是革命的？

三、第三黨的綱領的是什麼？一個黨要得羣衆的信仰擁護，必須有確立鮮明的綱領，有利多數羣衆的綱領。不獨革命黨如此，普通的政黨亦復如此。我們看歐美各國的選舉競爭，各政黨於莫不從事於優美精確的綱領之規定，藉以獲取選民的同情。第三黨的綱領是什麼呢？終不外聯俄，聯共，和暴動三項。但是這三項，誠如陳公博先生所論，都不成爲綱領。『因爲聯俄是政治上的主張不能作爲一黨的基本綱領。聯共更是國民黨試驗已敗的政策，若更採取於根基未固的第三黨，只有同化於共產黨，斷難使黨生存。若暴動則更爲共產黨今日的唯一手段，第三黨還跟

着這個主張，不啻是共產黨的末枝，只是共產黨搖旗吶喊的工具。」

四、第三黨究竟是個什麼。看了上述三段，可知第三黨在主義上沒有鮮明的確定起來，所代表的階級既不是無產階級又不是小資產階級；更無正當的綱領。我們不客氣的說，第三黨不成個黨！完全是一般被C P開除了的，結合國民黨中尙意氣乏理智的狂妄分子與及迷信鄧演達爲領袖并戀戀於蘇俄的一般不健全分子的集團。他們的「理論是貧弱，態度是因縮，立場是搖動，」行動是卑污！（拿出突擊來看，完全可以證實我的話并非武斷。）

第三黨的朋友們！你們諒必也承認革命是應合乎客觀的要求吧。這個前提認定了之後，大家離開黨的立場，純粹站在革命的立場來講話，中國現在的革命，是不是絕對的需要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我們既認定總理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是中國大多被壓迫民衆目前實際的要求。那我們就可以肯定的答復，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是中國此時客觀環境的絕對的需要。我們目前的任務是：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掃除封建勢力，解放全國被壓迫的民衆并提高農工的經濟地位。要求這個任務之實現，勢必須有一個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的黨。一階級的黨和封建的小

集團，決不能負此鉅任。所以凡是忠實於革命者，此時惟有努力於復活中國國民黨，使之恢復起十三年改組的精神，儘可使革命進行順利，而早脫中國于次殖民地地位。因為我自信是很忠實的站在革命立場上，所以我要努力為復活國民黨改組國民黨的運動。我絕對的不承認你們說的三民主義的革命性已抽盡了。

我說你們疏忽了中國的社會實際性，你們是不承認的。但事實上確是如此。國民黨自有她偉大的基礎，其絕非單純的以小資產階級為中堅，實甚明顯。而你們偏偏的說國民黨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黨，因之更否認國民黨有領導革命權，不曉得中國的革命，在目前，就是在最近的將來，其領導權唯一的應操於國民黨，毫無疑義。你們離開了民衆需要的三民主義，你們離開了環境必需的國民黨，自己去幹一個莫明其妙的東西。這是不是疏忽了中國社會的實際性！

站在革命立場上，我們先確定了國民黨才是足以領導中國革命的。現在如站在黨的立場上來說，我們更不能承認你們所說的國民黨『已經被人公認為祇會受香烟，作惡，不會大顯威靈的泥菩薩』。國民黨的一部份人腐化了，這是事實。但我們不能因幾個人而牽涉到整個的黨。

惟其是因爲我們感覺到少數領袖的腐化，所以我們才有改組的要求。我們改組的要求，就是我們自己的出路。

無論站在革命的立場，站在黨的立場，我們都只有努力于改組國民黨的運動。重新確立一個代表工農及工商業者利益的中國國民黨。我們根據着總理遺囑詔示給我們去的幹！

一九二八，六，廿八。

第二黨的真相和牠的命運

流火

自民國十三年本黨改組以來，國民革命的怒潮愈益洶湧澎湃。近兩年內革命軍的突飛猛進，由廣東而鄂贛而長江下游，革命的怒潮可算已經翻騰到了最高點。不幸，這怒潮在高漲急進的時候，觸了兩個極大的暗礁，一個是共產黨的惡化勢力，一個是黨外貪污土劣研究系國家主義派等及潛伏黨內的西山派遺孽的腐化勢力，激盪衝突，加以帝國主義者挾其侵略的旋風以來，革命勢力遂起了一個極大的漩渦，如現在一般人所見的革命勢力的低落者。然而革命潮流

的回旋並不是革命勢力的衰退，牠正在蓄勢儲力與暗礁搏鬥，暗礁終於要躍過，惡化腐化勢力的終於要打倒，最後勝利終歸是我們的！正如河流遇着大石，雖起了一個小小的回旋，不過是前進中一個波瀾，決不能使河流倒退。總之，如果國民革命是應乎客觀的需要，是「求中國自由平等」的唯一方法，如果革命份子不因革命勢力的挫折而灰敗，國民革命是不會中斷的！

在這一革命勢力回旋期當中，許多不堅定的份子，因懷疑而灰心，因灰心而另找出路。在許多不堅定份子撞牆碰壁找出路的當中，機會主義的組織——第三黨——便應運而生。在一般眼中，共產黨已不中用，國民黨又漸趨腐化，忽然煙霧迷茫中輕描淡寫出一個第三黨來，一面應着革命而不堅定的青年的需要，一面應着中國人好神祕的心理，那得不如田家就熟時迎神賽會般的哄動一時！

在許多人疑神疑鬼的時候，第三黨的刊物「突擊」出版了。但是牠還不敢大聲疾呼的狂喊，還要保持着牠的神祕性，還要把一篇第三黨的宣言，寫成什麼「關於第三黨的我見」，在擁護第三黨的文內，很俏皮的提出「打倒第三黨」的口號。

我現在根據突擊週刊第一期，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鄧演達等所發的臨時行動委員會宣言，用照妖鏡打出他的原形，給一般被麻醉蒙蔽的人們看！

以下分三段述評，第一段敘第三黨的真相，第二段評第三黨的階級基礎及革命方式，第三段評第三黨的改組方法。

一 第三黨的真相

1. 名稱——中華革命黨 誠然，如亦鳴君所說『中國已經先有了與中會，同盟會，中華革命黨，國民黨，共產黨，進步黨，無政府黨，國家主義派等等，這新成立——或還未成立的。』所謂第三黨，排列起次序，恐怕不是第三黨，而是第十幾黨至於第幾十黨吧！嚴格一點，從中國現存的各黨派說罷，國民黨，共產黨，政府黨，國家主義派，以及西山會議派等等，這第三黨的排列恐怕亦有錯誤吧！更嚴格一點，從中國現存的各黨——叫做派的除外——說罷，這新成立的黨，亦輪不到第三把交椅了。（見突關於第三黨的我見）但是「第三黨」是在國共兩黨鬥爭顯著的時候發生，叫做第三黨也算不了什麼錯誤，陳公博先生說，『第三黨名稱的來源，我記得還在武

漢去年六七月的時候，」（見貢獻我對於第三黨的態度一文）並且陳與鄧擇生還當面討論過這個問題，可見當沒有定名的時候，的確是以「第三黨」的名稱號召。所以我們可以斷定第三黨在初組織，或初有組織的意識時，確名第三黨。

後來可就令人迷惘了。報紙曾經登過譚平山組織「中國社會民主黨」的新聞！後來申報廣告欄中又披露過譚平山否認的啓事，共產黨的刊物「布爾塞維克」中有匏安一文，說第三黨名「大同黨」，後來又有一個甚囂塵上的傳說，第三黨定名「中華中心革命黨」，中國社會民主黨歟？大同黨歟？中華中心革命黨歟？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第一期突擊未出版以前，這個問題在一般關心第三黨人們的腦中盤旋着，現在可就明瞭了！

突變「關於第三黨的我見」文中明白地宣說：「當辛亥革命告一段落……封建勢力吸收了民主勢力……一切革命意義都消失了。孫總理……於是決然的斷絕舊緣，棄了破壞腐蝕的國民黨，另改組一中華革命黨……不料民國二年的景象，又輪到今日重演……凡屬有志革命的國民黨黨員及各階級的革命份子……應該一致提出「改組國民黨的中華革命黨」的口

號」從這一段話裏我們可以看出第三黨已經冒名為中華革命黨了。

2 第三黨的革命方式——平民革命（就是階級鬥爭的別名）當着國民革命的怒潮遇着了惡化腐化的兩大暗礁，激成了一個極大的回旋的時候，在一班不堅定的份子以為國民革命在開倒車，以為國民革命已經走到了絕路，根本對「國民」革命起了懷疑。在馬克思學說中濡染了一點醒氣的鄧演達們，更覺得國民革命不合脾胃，覺得國民革命含有民族鬥爭的意味較多，與馬克思的階級鬥爭未免不能相容。階級鬥爭又是在總理書中曾經反對過，若要用國民黨的招牌，中華革命黨仍是本黨的招牌，似乎不大合式，所以不得不玩過一個花頭，而定名為平民革命。

亦鳴說：「政一圖集在中華革命黨的組織之下，根據中國情勢，採取「平民革命」方式，推進中國革命達於成功的目的。」（見突擊）

平民革命是什麼？就是一種農工奪取政權的運動。呵，奪取，太像共產黨的話了，聰明的第三黨改換一個名稱叫做「農工鞏固政權」，豈不輕輕的遮蓋了去嗎？所以亦鳴又說：「中國要建

設平民的政權，以農工鞏固政權，糾正小資產階級傾向資產階級的趨勢。』

所謂平民革命就是社會革命，就是階級鬥爭。這亦可把亦鳴君的話來證明：『中國革命須聯合一切革命勢力，擴大革命戰線，估帶着極濃厚的「社會革命」色彩的平民革命，就是以工農及其他小資產階級的聯合，作「階級鬥爭」的聯盟。』又說：『想在廣大的下層被壓迫羣衆的中國促成革命，就不能否認工農暴動。』工農暴動，不是階級鬥爭而何？

所以第三黨的革命方式是以平民革命的名，行階級鬥爭之實。

3 第三黨的階級基礎——工農爲中心，小資產階級爲同盟者。亦鳴說：『中國革命性格必具的條件，是走非資本主義的道路，到社會主義的鵠的，所以中國革命戰鬥員的主要成分必然以工農爲中心。假如第三黨的革命方式只顧到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忘了最艱苦的革命下層民衆實在是一個反動的黨。』又說：『中國要建設平民的政權，以農工鞏固政權，糾正小資產階級傾向資產階級的趨勢。』共產黨是以無產階級爲基礎，以小資產階級爲同盟者。聰明的鄧演達先生們便把工農代替了無產階級，以避去一般人的耳目，但是一變就牛頭不對馬嘴了。（

俟第一節詳加批評)

4 第三黨所主張的改組辦法——由鄧演達陳友仁彭澤民宋慶齡陳其瑗等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由臨時行動委員會召集全國各省市代表大會選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由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大約全國代表大會開會之日便是中華革命黨名稱正式改定之時。

第三黨爲什麼不另外來一個組織而要由中國國民黨改組呢？陳公博說：「一派是鄧擇生的理論，主張取消中國共產黨，而將共產黨的綱領採入國民黨，使中國僅有一個黨」可見第三黨是要以本黨的軀殼貯共產黨的靈魂，所以不另外來一個組織而用本黨改組。

至於前述的改組方案是根據於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臨時行動委員會宣言最後的一段：

「本會之責任，在宣告南京武漢的僞中央黨部的罪過，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會委託之職權，並臨時行使革命指導之機能。一面進行籌備召集全國各省市代表大會，以選出臨

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一面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解決一切革命問題，並重行選舉正式中央執行委員會。本會職權，到全國各省市代表大會成立日起，即行取消，以明責任。」

上面，把烟霧迷濛中的第三黨，鈎畫出一個輪廓來了。下文發表我們對牠的意見。

二 批評第三黨的階級基礎及革命方式

共產黨是以無產階級為基礎，以小資產階級為同盟者，務要糾正小資產階級傾向資產階級的趨勢。

根據上述，第三黨是以工農階級為基礎，以小資產階級為同盟者，務要糾正小資產階級傾向資產階級的趨勢。

所以第三黨完全是嚙共產黨的睡餘，論理我們可以依批評共產黨者批評之。但是以工農換去了無產階級，理論又發生了很大的差異。

突擊第一期「什麼是小資產階級」一文中，很詳細的把工農分成各階級給我們看。

『I 工業上各階級對立』

a 資產階級 屬於榨取階級；

b 小資產階級 手工業者屬之；

c 勞動階級 手工業工人及產業工人屬之。

2 農業上各階級對立：

a 地主階級 屬於榨取階級；

b 富農 亦屬榨取階級；

c 小自耕農 農業小資產階級；

d 佃農及農業勞動者 無產階級。』

這樣看來，第三黨所認為基礎階級——工農——當中，也就自認為不是一個階級。以普遍的工農為基礎，還是專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之一呢？還是合起來做第三黨的基礎呢？據亦鳴君所說：『糾正小資產階級階級向資產階級的趨勢』要他不要傾向資產階級，自然是

要他傾向無產階級了。但是他們所認爲基礎的，却又是各階級混合的農工階級。他們學舌而來的「階級基礎觀」竟成了無法可通的謬論。基礎已破，空中樓閣的第三黨不過永遠是空中樓閣而已耳。

至於革命方式的變更，也不過是拔趙幟易赤幟的把戲，殊無多大意義，若以爲國民革命的方式，包含民族鬥爭的意義較濃，則簡直是不了解國民革命。國民革命是完成三民主義的革命，即是求民族間的自由平等，人民政治上的自由平等，人民生活上的自由平等的一種極圓滿的革命。第三黨所謂平民革命，大約是無產階級革命。但是嚴格地說來，却又不對。亦鳴說：「中國要建設平民的政權。」什麼是平民呢？「以農工鞏固政權糾正小資產階級傾向資產階級的趨勢。」無異說平民就是農工及小資產階級。依據前段的階級基礎的分析，可得下式：

平民 = 農工(資產階級) + 小資產階級 + 無產階級 + 小資產階級

這樣一來，平民包含了各階級的成分，何平之有階級基礎沒有明瞭，平民革命的方式也就弄成莫明其妙的東西了。

三 第三黨所主張的改組辦法

第三黨經過上面的考查，已可證明其沒有存在的價值。即退一步言，誠如他所說是本着總理的精神，是本着本黨的主黨，來改組所謂中華革命黨，如從前總理把國民黨改組成中華革命黨一樣，我們試來考查他們所提出的改組辦法，是不是可把本黨改成一個更革命更健全的黨？他們所主張的改組辦法，上面已經敘述過了。我們現在把他提出重要的三點：

1 由幾個「國民黨的革命黨員」（突擊上的說法）組合成一個中心組，以為改組運動的中心。（如鄧演達等組織臨時行動委員會。）

2 由這中心組以革命手段中止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

3 由這中心組（如臨時行動委員會）召集各省市代表大會。

就第一點說，「國民黨的革命黨員」是不是僅僅鄧演達數人？是不是革命黨員都認鄧演達等所組織的是中心？如果不然，這中心組也不過是無數小組中的一個。各人想以自己的小組做中心組一個黨，將來便可以發生無數中國國民黨的支黨。

就第二點說，誰給你以權力停止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所產生之執行委員會？如果僅僅是所謂革命手段，則一切小組織都會來篡竊這個法統。並且停止是不是可能。

就第三點說，召集各省市代表大會，將由誰來召集？由四次會議後所派出的指導員嗎？由特別委員會派出的臨時執行委員嗎？由甯漢分裂時所派出的黨務主持人嗎？由共產黨所把持的黨部嗎？實在無法替第三黨揣測。若由自己的小組織裏派人去召集，那又同以前所說各自組一黨的困難。

所以第三黨所主張改組的辦法是行不通的。

依據上面所述，我們可以知道：

1 第三黨（勉強借用這名稱）雖冒用中華革命黨的名稱，而實際已經不要三民主義的理論，不用國民革命的方式。所以第三黨不是中國國民黨。

2 第三黨務襲用共產黨的綱領，但已冒用本黨前身之名，實際學共產黨亦沒有學像。所以第三黨不是共產黨。

3 第三黨的階級基礎建造得不完固，革命方式也不能自圓其說，又沒有一貫的理論和系統的綱領。所以，第三黨亦不能在國共兩黨之外自成一個黨，即第三黨根本不成爲一個黨。

4 因爲第三黨不全合於國民黨或共產黨，所以第三黨也就不能在國共兩黨中成爲一個派。更何能爲一個中心的派去領導起一個新的革命的組織？

第三黨既不是一個黨，又不能成某黨的一個派，可見牠完全是一種機會主義的組織，現在雖是如農家秋收時迎神賽會般的哄動一時，一俟本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的怒潮躍過了當前的巨石，安穩向前奔瀉的時候，第三黨也不過如浪花飛沫一濺即滅罷了。爲要從迷惘的煙霧中援救出墜入了第三黨的深坑裏的青年起見，我們不能聽第三黨延長生命，我們要努力做打倒第三黨的工作！

同志們，忠實而革命的同志們！不要迷惘，不要悵望，不要疑慮，不要灰心！領導中華民族去革命的黨只有中國國民黨！中國國民黨革命的方式只有國民革命！一切革命的國民黨員要集中在國民革命的旗幟下，努力去

打倒惡化的共產黨！

打倒腐化的西山會議派！

打倒機會主義者的第三黨！

再論第三黨

陳公博

傳說，蘊釀，奔走，揣測許久的所謂第三黨，由革命行動委員會一變而為農工黨，再變而為新中國國民黨，三變而為中華革命黨，終于成立，并且開始向國黨黨「突擊」了。我瀏覽突擊一至三期的內容，態度是閃縮，理論是貧弱，立場是搖動：第三黨就是這樣的嗎？于是我更打聽他們的綱領，還是主張聯俄，聯共，和暴動三項，現在我撇開個人的情感，向第三黨的人們忠告：

(一) 聯俄 在政治上觀察，不管實際上第三國際，蘇俄，俄國共產黨是不是三位一體，我們不但應當把第三國際和蘇俄看作兩件東西，并且應當把俄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也應當看

作兩件東西。日帝國主義可以與俄往來，甚至佛西斯蒂的意大利也可與俄往來，難道三民主義的中國就不能與俄往來？這是何等奇怪的事。而且在這個帝國主義環攻下的中國，尤須有一個來往的平等待我的國家。可是目前最應考慮的，第一俄國的外交政策是反英而讓日，讓日政策是與中國的生存不相容。第二俄國對於高麗的獨立和滿蒙的利益在讓日政策之下準備犧牲，犧牲高麗是違反聯合弱小民族的精神，犧牲滿蒙更違反革命的原則。第三從前共黨的暴動多，以俄領事暑為發動的機關，這種行動不但違反與國的平等友誼，更足破壞中國的國民革命。與俄國恢復國交我不特不反對而且贊同，若無條件的說聯俄，這是廢話。假使俄國不放棄從前的錯誤政策，我實不知道從何聯起？

(二) 聯共 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時期，只有「容共」，并没聽見有「聯共」。至十五年十月共產黨的先生們才創出所謂三大政策，把容共改為聯共。不過撤去一切成見，不是說聯便放低國民黨的聲價，說容便抬高國民黨的聲價。但是聯共的過去，國民黨的同志和第三黨的人們，想已得到許多經驗了。現在我又且撤去不談，單看共產黨先生們批評第三黨的組織、戰線週

刊自認沒有黨派(?)的迪可說：第三黨只是一個不同意於國共兩黨而另外組織改良社會民主黨那樣方式的黨，他的產生已站在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意識上面，亦必以不能獲取無產階級意識與現在的統治階級，同其沒落。至代表共產黨刊物布爾塞維克的匏安說：第三黨站在不成階級的小資產階級上面，創造一個不激不隨的黨，結果只有歸化於國民黨而消滅。(只從突擊抄下，可惜我找不到原文)在共產黨眼中看第三黨竟直不成一件東西，然第三黨依然說『要聯共，要聯共』我真不知從何處聯起？是不是第三黨要同共產黨分治合作，自己建設一個農工和小資產階級的政府，而畫出廣東和湖南或其他地方請共產黨組織蘇維埃？抑或坦白自己甘心單代表小資產階級而讓共產黨代表農工階級？抑或放棄專政的主張而和共產黨組織一個混合內閣？

(三)暴動 關於以暴動沒收土地的問題，我一討論於『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再討論於『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們的錯誤』現在我更爲着省力，不復贅說。不過我還要舉一件事實給第三黨的人們作印證，當我十五年十二月至十六年二月在江西時候，發見永修有兩千畝

的荒田給劣紳土豪霸佔了（雖是霸佔却沒有人耕），我立刻下了一道命令收回國有，并指給農民協會召集農民去耕作，後來却始終沒有一個農民去耕墾。以人口稠密且以農業著名的江西，在永修一縣居然有兩千畝沒有人耕的土地，真是駭人聽聞。所以遠的察哈爾和河套，我再不願舉以爲證，只希望主張以暴動解決土地的人們，花點時間和氣力，到農村去實際作一個有系統的調查，不要閉着兩目大嚷以暴動沒收土地。而且我們更進一步說，以暴動沒收土地已有共產黨行之於先，更用不着組織第三黨來替共產黨旗搖吶喊於後。若有幾個黨而採同一的方法，似乎太畫蛇添足。

我老早已經說過，今日要組第三黨，說理由是空泛，說時期是過早，并且在三民主義國民黨担負革命使命的期中，我否定有組織第三黨的理由和必要。現在我在批評所謂第三黨的綱領以後，我更看出：

（一）第三黨實在沒有綱領。因爲聯俄是政治上的主張不能作爲一黨的基本綱領。聯共更是國民黨試驗已敗的政策，若更採取於根基未固的第三黨，只有同化於共產黨，斷難使黨生

存。若暴動則更爲共產黨今日的唯一手段，第三黨還跟着這個主張，不啻是共產黨的末枝，只是共產黨搖旗吶喊的工具。

(二)第三黨實在沒有基礎。我看突擊一至三期，總沒有很明顯的主張，除了攻擊國民黨以外，大半文字都是求共產黨諒解的文字。凡自號一個黨，沒有一點主張和基礎，光是求人諒解，這還算什麼黨？而且我從頭至尾分析第三黨的文章，實看不出第三黨和共產黨的「不同」在什麼地方，他們也沒有標示和共產黨的「不同」在什麼地方，所以我以爲他們標出一個「中華革命黨」的名稱，不如簡直說是CY還直捷痛快。

第三黨還有更無聊的，就是硬要自命爲國民黨左派。我記得所謂革命行動委員會的人們去年八月在莫斯科報告，不惜明白的說除了共產黨，國民黨便沒有左派，現在他們又明白的說只有他們才是國民黨左派。既然脫離了國民黨而另組第三黨，又何必苦苦自居國民黨左派以自豪。這個第三黨在他們心目中是不是以爲只是一件共產黨右派與國民黨左派的混合物？如果不是的，他們的言論和行動已作自己的證明，如果是的，則他們已失去「黨」的立足點。

當我初到上海時候，聽見有第三黨的組織，很使我對於國民黨的生存抱着無窮的杞憂，直至今日看見第三黨的刊物，不禁自己相信國民黨的確還可以領導中國的國民革命，第三黨畢竟至多不過如此！

關於第二黨的問答（八月十六日）

汪精衛

近來接到幾封信，都是問我對於第三黨的意見，恕我病中不能一一答覆，而且一一答覆，反覺得雜沓，而沒有頭緒，所以我綜合這幾封信，將問我的話，逐條拈出，逐條答覆做這一篇，公開發表，以當回信，同時並請求寄信給我的各位，原諒原諒。

問 知道有所謂第三黨麼？

答 我不大知道，只在國內寄來的雜誌和報紙上，看見一些關於第三黨的批評和紀載。

問 對於第三黨的感想如何？

答 本黨從前有兩種盜賊，第一種是腐化分子，其作用在蠶蝕本黨，第二種是共產分子，其作用

在黨奪本黨，如今又添一種蠹賊，其作用在破碎本黨，所以與其說他是第三黨，不如說他是第三種蠹賊。

問 『突擊』雜誌，有看見沒有，他對於本黨左派，攻擊得特別利害，是什麼緣故？

答 『突擊』只看見一二期，他的作用，是很明瞭的，向來腐化和共產兩派，雖水火不容，然於無意中是聯合戰線，向本黨左派，猛烈攻擊的，因為他們認定本黨左派，是他們第一個敵人，不將這敵人打倒，則蠹黨篡黨，皆無所施其技，如今所謂第三黨，既然以碎黨為目的，自然不期然而然的師他們的故智，所以這三種蠹賊，必然形成一條聯合戰線。

問 聞得有些人說，第三黨是本黨左派所組織的，然否？

答 要答此問，先要將什麼叫做派，什麼叫做左派，解釋清楚，本來左右的名稱，是起於議院，議院之內，政黨紛歧，向來慣例，越激烈的越坐在左邊，越溫和的越坐在右邊，所以有左黨右黨極左黨極右黨的名詞，後來將這名詞，應用於一黨以內，所以又有左派右派的名詞，所謂『黨內無派』，是從理論上主張黨內不可有派，並非從事實上無視黨內有派，本黨黨內之有派，

在改組以前已是事實，只是脫不了個人關係，和地域關係，及改組以後，方纔有左派右派的名詞發生，據我所知，這兩派當時都沒有什麼組織，不過從其言論態度行動而自然分化，我如今扼要來說，大抵贊成改組的是左派，不贊成改組的是右派，改組的目的和意義，在我所做的『一個根本觀念』論文，已曾說過，大抵就黨的活動方面說，（一）要打倒帝國主義，（二）要喚起民衆，就黨的機體方面說，（一）要鞏固其組織，（二）要森嚴其紀律，右派分子，其積極目的，不過欲取軍閥官僚而代之，以圖竊食帝國主義之餽餘，而其向來脾氣，又慣於隨隨便便，無拘無束，所以對於改組，不能不拚命反對，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黨內許多糾紛，都是由此而起的，及至十四年夏間，楊劉掃除以後，右派分子，感覺到在廣州革命根據地不能立足，遂開始秘密組織，這是從廖仲愷同志被害一案發現出來的，他們的秘密組織，似乎至今未散，至於左派，據我所知，不但當時並沒有什麼秘密組織，直至今日，也是沒有，既然沒有組織，則所謂左派，依然不過從其言論態度行動而予以形容罷了，所以如果他們的言論態度行動，或是軟化了，或是變壞了，便不能被稱爲左派，他們因爲贊成改組，所以和黨黨的不能相

容，他們因為是本黨的忠實黨員，所以和篡黨的不能相容，這都是以前經過的事實，由此推之，他們既然認定國民革命為本黨的使命，要打倒帝國主義喚起民衆，以求國民革命之成功，他們正準備着精神氣力，為這使命而奮鬥，並且準備着生命為這使命而犧牲，如何會半路的撇了開去，他們既然認定若要本黨能負得起國民革命的使命，必要本黨有鞏固的組織，森嚴的紀律，方能使國民革命的勢力集中起來，他們方努力於擁護本黨的組織與紀律之不懈，如何會走上相反的路，去破壞本黨，所以我敢斷然的說，凡是本黨左派，決不會贊成第三黨的，不但這樣，他們正在努力去肅清這種蠱賊，免致本黨為之破碎，因為如此，所以纔受第三黨的猛烈攻擊啊。

問 目前也許有些激烈分子，不滿意於本黨中央的設施，因而橫決，以走入第三黨的啊？

答 這一點，最要看得清楚，如今先就本黨的組織來說，固然規定最高權力機關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為中央執行委員會，而同時又規定區分部為本黨之基本組織，固然規定各權力機關對於其上級機關，應執行黨之紀律及決議，而同時又規定得提出抗議，由此可見上

級機關並不是可以濫用權力，壓迫下級機關及個人的，至於關於決議，更明白規定，黨內各問題，各得自由討論，但一經決議定後，即須一致進行，由此可見關於各問題於決議以後，要求黨員之服從，而於決議以前，則必須徵集黨員之意見，並不是可以不顧一切來獨斷獨行的，如此，則黨員在黨內儘有他的自由，如果濫用自由，是黨員的不對，如果濫用權力，以壓迫黨員的自由，是中央的不對，應該就事論事，不能一概論的，再就目前的實在情形來說，中央兩字，不提起便罷，提起只有傷心，如今中央果能自由行使職權，做黨員的，看見中央如此，相與擁護之不暇，何忍責備，去年九月間，爲什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不能進行，爲什麼中央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都至於關閉，去年十二月間，爲什麼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追不得已，要在上海開預備會議，爲什麼不能到南京去，凡此種種，皆可證明現在的腐化勢力，並不能把持中央，只能在中央，以外做出種種障礙，以妨害中央，罷了第四次中央全體會議，今年春間，雖然勉強開成，而種種障礙，不惟依然如故，並且日益加厲，我們不去努力擁護中央，反而對之不滿，豈不是『怒於室而作色於父』麼？

問 第三黨的趨勢如何？

答 從「突擊」的言論看來，第三黨是共產黨的右派，和本黨裏頭不贊成分共的分子，所混合而成的，我們只看看分共以後，共產黨所作出來的勾當，殺人放火，窮凶極惡無所不至，便可測知第三黨的前途，除了烏獸散更無別的，綜括說一句還是本黨的忠實同志，相與努力，來完成國民革命罷！

第三黨與C B

林柏生

我們的態度

第三黨人的謬誤

一個發現

我第一次接觸「第三黨」這三個字，是在去年七八月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別無所聞，我所知道的一部分的人因反對本黨分共之議，不惜離去國民革命的戰線，因迷信鬥爭聯盟之說，欲

破碎本黨而以第三黨爲替代，這種苦衷，雖以當時中國共產黨極力向左轉，老 C. P. 被嫩 C. Y. 排斥到無所容足之故，未能得到第三國際的諒解，而離了革命戰線的他們却已做了八月一日共產黨冠以革命委員的榮銜拿來幹反革命的勾當的工具。

十二月十一以後，共產黨徒與腐化分子之反革命的聯合戰線愈益擴大，我適于此時去國，對於第三黨沒有更多的消息，不過過港時，我却知道許多由革命的戰線走進了反革命的壁壘的第三黨人早已圍集于港澳間，他們對於廣州暴動的行動和態度怎樣，我沒有所聞，也不願意推東測西。

第三黨所給我最初的印象既只如此，所以自今年三月抵法以來，對於一般同志的詢問，我實在沒有多大的貢獻，也不曾在文字上發表過我個人的意見，直到現在，柏林方面的特約通訊及國內同志寄給我的突擊（僅有一、五期及三四期合刊），才使我對於第三黨這三個字，由模糊而疑惑，由疑惑而發抖，僅僅帶有最薄弱的煽動性底突擊，原不配做左派的敵人，值不得我們注意，我不是因爲第三黨對左派下了攻擊，才起來反攻，我是承認忠實革命同志都有本着打倒

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精神肅清一切蠹黨、篡黨、破黨的蝥賊的責任。

自去年四月腐化分子秉承國際帝國主義的聖旨，勾結反動勢力，屠殺革命民衆之後，自去年八月共產黨徒奉行國際共產黨的陰謀，背叛民衆利益破壞中國革命之後，革命勢力無日不在夾攻之中，革命進展頓呈衰落之象；然此僅爲中國革命特性所決定必經的階段，革命的基本勢力決不因此而動搖，革命的猛烈進展，決不因此而中斷；一年來革命潛勢的擴大昭示我們：在國際帝國主義與國際共產黨壓迫欺凌着的中華民族，在新舊軍閥與共產黨徒共同蹂躪下的工農羣衆，在腐化勢力與惡化勢力聯合夾攻中的青年戰士，正準備着更偉大的革命勢力向黨的蝥賊爲最後的宣戰，向反動勢力爲最後的進攻，向帝國主義爲最後的反抗；一年來革命經驗的教訓更昭示我們：凡是中國革命的戰鬥員，凡是本黨左派同志，必須本着夾攻中奮鬥的精神，繼續向腐化分子共產黨徒宣戰，尤其必須繼續夾攻中奮鬥的精神，向一切繼續腐化分子共產黨徒而起的黨的蝥賊宣戰。

第三黨是蠹黨篡黨的蝥賊之後繼者，我們必須絕不遲疑的向全國革命民衆揭發他們的

陰謀！我們必須毫不妥協的向全國革命民衆揭露他的罪惡！

要曉得第三黨的陰謀和罪惡之所在，先要明了第三黨的理論是什麼的理論，第三黨的理論究竟是什麼的理論呢？是國民黨的理論嗎？不因為他們自己說：『不是國民黨的理論』。是共產黨的理論嗎？不因為他們自己又說：『也不是共產黨的理論』。那可真是『第三黨』的理論了。

是又不然！突擊第三四期合刊三十一頁上面不是說：『我們要非常誠懇地接受總理晚年經過四十餘年奮鬥歷史的參考所決定的黨之根本方面及政略，并且繼續執行他的遺志，認為是解決中國及世界上革命問題最適當之方法』嗎？第五期一頁上面不又是說：『就革命理論的萬流中我們可以找到兩巨流……第一當然是三民主義，第二不容諱的就是共產主義……三民主義是孫總理中山先生數十年革命經驗結晶……是中國革命思想……共產主義是馬克思的學說……是屬世界性的革命思想……』嗎？忽而迴避之惟恐不速，否認之惟恐不力，忽而開口『孫總理』，『三民主義』，閉口『馬克思』，『共產主義』，倒是什麼緣故呢？

也許我錯過了，前一句是愚公說的，中間一句是率子說的，末一句是亦鳴說的，『變節搖動

的小資產階級」(第三四期合刊八頁)當着革命的緊急關頭尚不妨變節，難道拿空話騙民衆的時候，就不該搖動嗎？不過，如果這樣而還說可以造成「建築在黨意志的統一上」(第三四期合刊三頁)的健全的第三黨，「黨的立場與革命的立場完全一致」的第三黨，革命的民衆聽了，除了作嘔，更無別的了！

第三黨畢竟是第三黨，第三黨的理論畢竟是一個「是三民主義而非國民黨的，是共產主義而非共產黨的」理論——充滿矛盾的理論，反革命的理論！

我們想指出這個理論的謬誤，用不着製造什麼兵器，突擊上面供給我們許多的矛和許多的盾，拿他的矛攻他的盾就夠了。

突擊第一期十四頁上面說：

「在經濟落後的中國，只有工農小資產階級結合政治同盟，掃蕩一切反動的勢力，建設一個以工農為中心的平民政權，用非資本主義的方法，發展生產，到達社會主義，這是中國革命唯一道路。」

這可算是愚公所謂第三黨的基本理論了。既然是第三黨的基本理論，何以又推源到汪精衛同志和陳公博同志？「我們所要建設的是非資本主義的國家。」這是汪同志所指示給全國民衆之革命的方向，「我們要鞏固農工和小資產階級的陣線。」也是陳同志說過的。但是，汪同志、陳同志的理論始終是革命的三民主義的理論，始終是中國國民黨的理論，愚公及愚公以下一切背黨叛國，「因反對本黨分共之議，不惜離去國民革命的戰線，因迷信鬥爭聯盟之說欲破碎本黨而以第三黨爲替代」之變節搖動的小資產階級的理論才是一個「是三民主義而非國民黨的，是共產主義而非共產黨的」理論！才是充滿矛盾的理論，反革命的理論！

愚公的基本理論，可以分爲四點：

- 一、建立工農小資產階級結合政治的同盟。
- 二、以此同盟掃蕩一切反動的勢力。
- 三、建設一個以工農爲中心的平民政權。
- 四、用非資本主義的方法，發展生產，到達社會主義。

先就第一點來說，何以需要工農小資產階級政治的同盟，什麼是工農小資產階級政治的同盟呢？

突擊第三四期合刊四十九頁上面答道：

「我們今日認定集中革命勢力，重新建設『革命同盟』是中國革命唯一的正確策略，也就是怎樣復興中國革命唯一回答。」

接着又說：

「我們要求有一個代表工農小資產階級利益而奮鬥的黨，以担負中國革命。」

第一期二十八至二十九頁上面說得更為明顯：

「中國革命須聯合一切革命勢力，擴大革命戰線，作帶着極濃厚的社會革命色彩的平民革命，就是以工農及其他小資產階級的聯合，作階級爭鬥的聯盟，以達到社會政治經濟的解放，以求民族的自由獨立，必這樣，中國革命，才算得了成功的軌道！」

再明白不過了，『階級爭鬥的聯盟』是第三黨欺騙民衆之成功的軌道；那末，我不會冤枉

了他，第三黨就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結合的階級爭鬥的聯盟了。第三黨人雖自號爲總理忠實信徒，其行動已經和共產黨差不多了，其信仰早已受了馬克思主義深深的浸禮了，其雙手雖然還拿着三民主義的招牌來煽惑青年，其雙腳却已踏實在『以階級爭鬥消滅階級爭鬥』的死路上。

「名爲國民黨員，而其實早已完全接受共產黨的理論，暗中呢，已以共產主義代替了三民主義了；表面呢，說這纔是左派，這才是革命，這種辦法，可以證之曰『狡詐，無恥』——汪精衛：錯誤與糾正（十六八六）

狡詐的第三黨人呵！無恥的第三黨人呵！反革命的第三黨人呵！混開去罷！革命的民衆是決不會受你們煽惑的。

於是第三黨人憤憤不平的自辯道：反革命誠有之，狡詐則未必！何以見得呢？且聽他道來：

『三民主義……隨着時代變化進步，淺嘗科學洗禮的革命思想。』

——難道我不皈依科學的社會主義而俯就淺嘗科學洗禮的三民主義嗎？

『至于民生主義，更是共產主義的側影。』

——難道我不景仰共產主義的本體，而下求他的側影嗎？

不用多說了，事實終會給我們證明：第三黨人畢竟相信殺人放火的階級鬥爭是革命的基
本理論，何必怪他沒有勇氣，加入共黨？作階級鬥爭的聯盟的第三黨畢竟是共產黨五花八門的
策略，何必笑他做了工具，還不知恥？

再從階級鬥爭的理論，和他們打打算盤。鬥爭必有鬥爭的對象，照第三黨人之意，所謂政治
同盟當然是同盟的工農小資產階級拿來對付非同盟的種種勢力之臨時聯合鬥爭機關，則同
盟內之同盟員與同盟外之非同盟員，必立于你死我活的對立地位，為不絕的鬥爭，鬥爭之對象一日
未去，鬥爭的聯盟即一日不可無，這種說法，可謂真能深深領會列甫所倡聯合戰線策略的真意，
祇不幸我的眼睛却又落到第三四期合刊五十二頁上面去了：

『我們擴大革命聯合戰線起見，我們要求一個真正能代表工農小資產階級利益而奮鬥
的黨之外，在目前，在一定條件之下更要求一個更廣大更普遍的各黨派各組織的革命同盟。』

同盟之外，更有同盟，原是共產黨民衆組織的秘訣，不見得什麼希罕，不過，第三黨既是一個階級爭鬥的聯盟，我實在想不到這個聯盟和他所要爭鬥的非盟員，還有什麼同盟的可能。何況說到各黨派各組織呢？第三黨人對國民黨左派尙肆意攻擊，不遺餘力，不絕的向赤都裏大教室頻送烟香，祝國民黨早死早亡；我不知第三黨所望與擴大戰線的同盟者，是共產黨，西山會議派，無政府黨，國家主義派及其他封建勢力，還是田中義一的政友會，鮑爾特溫的保守黨，撲蔭凱費的愛國同盟，慕沙里尼的捧喝團及其他資產集團……？中國共產黨爲着鞏固日俄的聯合戰線，不惜背叛民衆利益，破壞中國革命，第三黨爲着擴大反革命的聯合戰線，不惜勾結反動勢力，破碎領導中國革命的中國國民黨，其方式不必相同，其行動如出一轍！

所以就政治同盟一點，我們找不到第三黨人的革命邏輯，第三黨的理論是充滿矛盾的理論，反革命的理論，于此可得一證明了。

就使退一萬萬步，他們表面上是否和西山會議派和田中義一聯合，姑置勿論，而殺人放火的共產黨必是他們一個有力的盟員，是無可諱言的了。所以第三四期合刊四十八頁上面說：

『但共產黨仍然是代表無產階級的黨，不過是革命同盟中之一個有力的盟員，而不能替代我們所要求的革命的同盟。』

這麼一來，我便不得不輕輕問一句：突擊上頂頂大名的亦鳴，愚公，辛夫，辛子，迴瀾，謝聲……他們是不是以小資產階級的資格來參加第三黨呢？如果說不，除非他們就是共產黨，如果說是，則他們燒了灰還是變節搖動的小資產階級。怪不得他們念念不忘共產黨，直到現在，還是憤憤不平的反對分共，反對對俄絕交，因為他們給我們說過，變節搖動的小資產階級是要代表無產階級的共產黨來糾正他傾向資產階級的趨勢的，至是我才恍然大悟，原來第三黨在前，共產黨在後，共產黨一動，第三黨一叫，而什麼第三黨，革命委員會，臨時革命行動委員會，新中國國民黨，中華革命黨……一連串的怪東西，恐怕都是這一動一叫動出來，叫出來的……第三黨人將奚以自辯呢？十二分的對不住，我本意輕輕一問，如今却說得太重了，致他們一個敵黨的敬禮，對不住，我且忍耐着，繼續說下去。

現在要說到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了。怎樣掃蕩一切反動的勢力呢？第三黨人連忙答道：

「我們所要求更廣大更普遍的各黨派各組織的革命同盟，在下列最低限度的條件之上而結合……」（3）贊成土地革命而不反對農民暴動的……」（第三四期合刊五十三頁）

「工農暴動，是下層階級對上層統治階級革命唯一的手段。想在有廣大的下層被壓迫羣衆的中國促成革命，就不能否認工農暴動，在革命運動的價值。」（第一期二十六頁）

暴動是第三黨一致的主張了。不變節搖動的小資產階級，恁地是不會一致的。看吧！前一個不是明明說農民運動，後一個不是明明說工農暴動嗎？然則一個是農民「物理」的代表，一個是「工農化學」的代表；一個勾結三家村的土豪；一個要好四牌樓（廣州街名）的地痞；一個要跑到湖南的窮鄉僻野裏，大屠殺，大放火之後，把整村的婦女鎖在一起，五十個不夠分配，剩下的就公了；一個却同時潛入五羊，煽動了一團軍隊，再拿着紅旗像拉夫一般迫那些手車工人，青年學生獄裏監犯去當炮彈，殺人放火不算得一回事，不殺到寸草不留，不顯得暴動厲害，不燒得赤壁一般不配做東方赤都，農民太胆小，不肯參加，不如請袁九爺帶他的嘍囉下山來「放假」三天，這是慣例不用說，祇不幸，不一回農軍也不見了什麼紅軍總司令，人民委員都失蹤了，可憐，無辜的學

生和工人還執着從警察手裏搶來不發火的鎗在街頭街尾替暴徒牽衛讓他安然逃遁，革命的軍隊反攻到，徒手的民衆起來革暴徒的命，大石就是對鎗彈的答復。暴動於是終結，革命也就告一段落了，我不以捏造空話來詆毀共產黨，如果第三黨人要替他抱不平，我就祇好請他仔細讀一讀後面一句話：

『羣衆絕不參加暴動，主要的力量是由軍隊和武裝農民組成的，暴動熄滅了，「軍事投機」發生了。』

共產國際 (Internationale Communiste) 第十七期一三〇一頁(一九二八，十五)

這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出席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的李廣(Likwong)在共產國際雜誌上面自己的批評，關於這個問題，還有說話，留在後面，暫且撇開，說歸本題。

第三黨人的說話既不一致則我的分析也不能不分開兩層。

照第一說，祇要能夠「贊成土地革命而不反對農民暴動的」就可以做第三黨的盟員，結果第三黨所領導的暴動必僅爲農民暴動，結果由單純的農民暴動而建設的政權，必爲免不了「

傾向資產階級的趨勢」之不稱定的農民專政；結果，第三黨革命成功之日，即第三黨反革命之時；結果，第三黨站在階級爭鬥的立場，此時只有積極反動，預備墳墓，佇候無產階級起來革他的命。

反之，若取第二說則第三黨所要煽動的暴動是工農暴動，而第三黨的工人却完全在共產黨的甲必袋裏，若果未曾接到共產黨的動員令，動彈不能，何況要暴；結果，第三黨不能不處處求共產黨的諒解，結果第三黨不能完全受共產黨之指揮與支配；結果，第三黨成了共產黨的附庸；結果，第三黨祇有歸化于共產黨而消滅。

我的說話還不止此，第三黨主張工農暴動是說中國革命已到了連續不斷的暴動的階段，還是說尚在吸收羣衆，團聚力量，準備暴動的階段呢？更明顯一點來問，第三黨的暴動政策是否和共產黨的一樣呢？我相信最能知道共產黨的新舊策略，最能應用『共產黨對於這個政策，在新策略執行之下，早已盡力掙掙之使無存在餘地』的話來掩人耳目的辛子必能夠回答這個問題，我更相信他的回答必定說共產黨是主張目前連續的暴動，而第三黨却是主張吸收羣衆

團集力量準備將來的暴動。

也許許多人都有同樣的見解，以為自從去年七月分共之後，共產黨已經完全拋棄工農小資產階級政治同盟這個理論，而站在指揮連續不斷的暴動的地位，但事實上我可以證明其不確。不錯，『打倒政治投機』『打倒軍事投機』『左轉灣走』這是嫩c y 革老c p 的命的時候所用的口號，是第三國際所極力嘉獎的，然而這一轉，却還未多時，又轉出自身含有一樣的政治投機性軍事投機性的左傾幼稚病來了；在中國共產黨左傾的時候，他的確拋棄聯盟主張施行暴動策略然自廣州一役痛創之後，中國共產黨早已沒有暴動之可能，第三國際更沒有指揮暴動的勇氣了。所以本年七月十八日布哈林（N. I. Boukharine）在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所作的國際政治報告有說：

『……在緊次失敗之後，當盡力糾正投機的錯誤，可是，這一回——是常常會到如此田地——有些同志却走到相反的極端上，他們不以十分嚴重的態度準備暴動，表露蒲西思（Putschist）的傾向，最劣的冒險主義。第三國際第九次全體會議變更中國共產黨的策

略，不過和西歐黨部相反的方向。』

『迫切的必要，要求黨放棄「立刻實現暴動」的地位……』

國際通訊 (L'Accord Spoudance Internationale) 第八年七十二期 (一九二八，一)

次日，書策兒 (Schuller) 的少年共產黨中央黨務報告，也有同樣的說話：

『……北伐的時候共產主義青年團完全和黨的政策一致，就是擁護北伐。但到了北伐末期，青年團即已起而反對黨的錯誤和國民政府的錯誤……武漢時期，團與黨間之分歧愈益明顯。』

『同時我們應該說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錯誤，在按着一個時期中，我們指出他們兩個極端的傾向：顯著的是前鋒主義與蒲西思主義，前鋒主義是說力求取黨的地位而代之……蒲西思主義不是團的特種錯誤，倒是去多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全般的錯誤……』

——國際通訊第八年七十三期 (一九二八，八三)

由上譯兩段說話，則第三國際自第九次全會後早已改變中國共產黨的策略是很明瞭的

了，何要改變呢？什麼是要放棄立刻實現暴動的地位之迫切的必要呢？我不願發空議論，我只願拿共產黨自己的口供來回答。

布爾塞維克 Bolchevik 是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是嫩 c y 革了老 c p 的命共產黨左派握了黨政之後的黨報，想是因為這一回「黨的革命」的精神是「黨的布爾塞維克化」

(Zabolevisation du parti) 所以取名布爾塞維克。他上面所表示的態度當然積極左傾，並且盡力攻擊政治投機性軍事投機性，但是在史達林、布哈林及其中國的嫡系看來，少不了要說他自身就是軍事投機的種子。

布爾塞維克上面有一篇文章是寄廬（由法文 Keou 譯出，想必不符，姑以名之，以便行文，後仿此）作的叫做「黨的策略的幾個重要任務」(De Quelques tâches importantes de la tactique du parti) 因為他的言論帶有蒲西思的傾向，所以李廣(Liknong) 在共產國際雜誌十七期（一九二八，八，十五）發表一文題為「中國共產黨之幾個急切的任務」(Quelques tâches urgentes du P.C. Chinois 直斥其非。

我不曾看過原本布爾塞維克，這裏所說都是以共產國際法文本爲根據的，他們的討論大概分爲三點：

(一) 寄盧認中國長期的經濟恐慌是資產階級的統治的絕路因而否定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之可能并決定中國革命已到了武裝暴動的階段，他說：

「一切的新舊軍閥，資產階級及其專政都衰弱了；工商業財政盡在破壞崩潰的情況中；再沒有資本主義發展的條件了。」

「再沒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了。」

李廣則以爲「無論如何，僅僅承認經濟恐慌之存在即說已到「武裝暴動」的階段是不夠的。」

(二) 寄盧認統治階級間互相的衝突足以證明統治勢力之必然的崩潰，而主張以羣衆的力量促成之，李廣則以爲「自資產階級走進了地主與帝國主義的壁壘之後，反動并不衰弱而且增強。」

說，
(三)寄盧認工農的革命運動，特別是農民運動是在猛烈的發展中，他否認廣州的失敗，他

『廣州失敗僅關係廣州一隅而不及于全省，更不能謂為全國的失敗。』

而李廣則承認 中國工人階級找不到做他廣州兄弟偉大鬥爭的後盾之力量，即廣州近郊的農民也沒有興奮起來反抗地主與軍閥，黨在工業中心失了以百數計的黨員，革命的職工會重復秘密活動之舊觀，再沒有力量領導無產階級參加反抗統治階級的新鬥爭了。』

寄盧又認在下層民衆，特別的在士兵中，新力量之發展及南中國蘇維埃政權之存在足以賠償工人之損失，而李廣則以為這樣說法無異于自棄無資產階級之革命領導權。寄盧謂共產黨現在以極大的勇氣和決心領導武裝暴動，今後不復虛費精神于無謂的經濟鬥爭，李廣則以為若停止經濟鬥爭，『黨失却激勵無產階級活動之機會……不再能集中離散的力量于鬥爭的機關，于職工會之中，也不能調動羣衆于黨的主要革命口號之下。』

總合以上三點，寄盧根據他的觀察完全承認中國革命正在武裝暴動的階段中，他說：

「實際上，中國在於一個暴動的階段中，……誰不能適應於這階級爭鬥的新時代，他的新方法，和他的新組織他就是一個投機主義者，和一個沮喪志氣者。」

李廣却認此種論調完全「缺乏對於革命發展的實際變象之客觀的判斷」他不客氣的批評道：

「……寄盧……殊不計及武裝暴動到了實際時期這個基本論據應該拋棄，因為他含有「軍事投機」的病菌」

這就是布哈林所說的迫切的必要和書策兒所說應糾正的錯誤。我接到的國際通訊截至昨日（八月廿四）止還未發表第三黨國際對中國問題最後的決案，不過我們看了布哈林和書策兒的報告及李廣對寄盧的批評之後，至少知道中國共產黨一年來的活動可分為兩個時期：

（一）由武漢分共起至廣州暴動止為第一個時期，在這時期中（a）新黨員革舊黨員的命嫩c y革老c p的命侵侵有取而代之之勢，（b）拋棄聯合戰線策略，擱置工農小資

產階級政治同盟的主張（c）施行殺人放火的暴動政策；（d）積極向左轉。

（二）由十二月廣州暴動失敗，本年二月第三國際第九次全體會議以後為第二個時期，在這時期中（a）工人力量薄弱，再沒有暴動之可能，職工會復歸秘密再沒有領導暴動之力量，（b）沒有廣大的羣衆——特別的是農民——協助工人，暴動必歸失敗，失敗結果使共產黨損失更多的黨員及羣衆，（c）暫時擱置暴動政策，糾正左傾幼稚病，（d）轉掉頭快步向右跑。

所以布哈林說：『如果用「左」「右」的術語來講，我們可以說「策略的」變更在法國在英國是向左轉，在中國，却向右轉。』

中國共產黨既以迫切的必要底要求而不得不暫時擱置暴動政策，第三黨怎樣呢？如果仍然主張立刻暴動以求有別于第三國際的新新策略的話，則我誠然要自認我前面推測的錯誤，但是，以右傾而致被開除的人們如今的論調却和左傾幼稚病的說話一樣無異，我不知第三黨人爲的是要利用青年燥急心理的弱點不顧一切隨便拿什麼「亂黨」「暴動」來煽動，還是

因爲從前太右了，現在不能不改過自新，表示極左，以求共產黨的諒解而爲恢復黨藉的準備？反之，如果第三黨的主張也不過是吸收羣衆，團集力量，準備將來暴動，則第三黨的策略，自頂至踵，澈首澈尾都和第三國際的一無二致。第三黨人雖然可以拿『若因爲出自第三國際的決議，擯棄了不敢用，難道我們應該另外採納其他非正確的策略嗎？』一類的話來詭辯，我却不解何以隱避申江努力宣傳的他們頻頻聲明『這不是共產黨的理論』的時候，安居柏林遙遙指揮的他却出入與共的還是共產黨！飲食與俱的還是共產黨！中國共產黨已經由去冬廣州暴動宣佈了死刑了，而第三黨人還要亦步亦趨，跟着走上一樣的覆轍，我尤其不解！

所以就工農暴動一點，我們也找不到第三黨人的革命邏輯，第三黨的理論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理論，反革命的理論，于此又得一證明了。

再拿第三個問題來研究，第三黨的明顯主張是要建設一個以工農爲中心的平民政權。

何以不說無產階級專政呢？我知道了，旗幟太鮮明，有些不便，在俄國列寧尙且要改用工農兵蘇維埃政權的口號，在經濟落後的中國更不用說了。還是法國大革命資產階級欺騙下層羣

衆的口號方便些，還是第二國際指揮下的社會民主代替資本主義辯護的口號方便些，而且本來就是自欺欺人的第三黨，又何妨假平民政權的名，行殺人放火之實呢！

說到了農中心的第三黨人早已聲明，『中國革命戰鬥員之主要成分，必然以工農爲中心』又已認定小資產階級是變節搖動的，我也不必和他爲難，問他何以奪取政權之後，小資產階級就不要了，我所担心的却是第三黨的工農政權是否能夠就定？從第三黨階級爭鬥論者的觀點看來無產階級的利益和農民的利益是衝突的，都市的利益和農村的利益是衝突的，究竟工農有無聯合建立政權的可能呢？第三黨人爲要自究其說當然說是可能的，問他何以可能，他答道：『因爲我們有判斷共同利益的。——『階級聯盟』』問他何以需要這個聯盟，他又答道：『爲的是『階級爭鬥』，哈哈！前面一個聯字的矛，後面一個爭字的盾，前面一個盟字的矛，後面一個鬥字的盾，雙矛雙盾，針鋒相對！』

畢竟第三黨人亦自知其辭窮理屈乃更爲『以勞動者的立場，爲中國革命的階級性』的謬論以補救其不可補救的矛盾，第五期八頁上面說：『自然工農與小資產階級很多利害衝突

的地方，容易因階級立場的不同而引起革命勢力的渙散，但若加以勞動者的立場，悉以勞動者爲準，就可以在民族自衛的觀念下，作健全有力的組織。」不補救猶可，補救得更糟糕了。勞動性與階級性尙不清楚，還說什麼階級爭鬥，工農暴動？我只有誠懇的希望他們溫了馬克斯資本論第三卷（德文本第四卷）最末一章之後，再把布哈林的唯物史觀重讀一遍。

如果第三黨人以爲中國國民黨「因爲當時的組織不嚴密，讓黨員自由發展其各階級的屬性」才使不肖的他們得以乘機背叛，如今第三黨以勞動者的立場爲中國革命的階級性，自然可以「作健全有力的組織」調節同盟內部的階級衝突，則我殊不敢信以爲然。共通于工農小資產階級的勞動性決不及純粹無產階級的勞動性之強，所以第三黨的穩定性，自然比不上蘇俄的布爾塞維克黨。在蘇俄尙不足有史達林、布哈林、李戈夫，如李甯與託洛斯基、徐維諾夫之爭，史托之爭方告終結，又不免再起史達林與李戈夫之爭，何況渙散而龐雜的第三黨？誠恐農民的政權還未到手，殺人放火的共產早已預備屠刀，請第三黨人滾開讓瞿秋白來建立史達林一樣的專政了。不幸而尤烈放逐惠州島的計劃不曾實現，第三黨人不被逐于反動軍閥，博個烈士芳

名而被逐于他的同盟者，弄得遺臭萬年，狡兔死，走狗烹，第三黨的結局畢竟如是！

所以就工農政權一點我們又找不到第三黨的革命邏輯，第三黨的理論是充滿矛盾的理論，反革命的理論，于此又得一證明了。最後，我們看看第三黨人怎樣用非資本主義的方法發達生產，到達社會主義。我前面已經肯定過第三黨所謂非資本主義，非其所非，決非吾所謂非，果然我在突擊第五期上面看見了一句話：『中國革命是走超資本主義的道路』什麼？是超資本主義呢？我記得『背叛者』科祖基（Kontsky）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三日的新時代雜誌上（Die Neue Zeit）『兩個進深一層的研究』（Zwei Schritten zum Umlernen）一文中曾經用過『超帝國主義』（超資本主義）這個名辭，不識第三黨人的見解是否也是一樣閒話少提，言歸正傳，什麼是超資本主義的道路呢？第五期七至八頁上面答道：

『因為中國不能有時間和機會去造成資產階級的政權，達到私人資本積聚的資本主義境界，再由私人資本積聚養成無產階級的偉大力量去造成社會主義革命，目前中國的革命須亟亟由未形成資本主義的國家，走到社會主義的路上，脫離各帝國主義資本的毒籠，

所以中國革命的性格，是超資本主義的。』

這便是超資本主義的論據，小資產階級的論據，反革命的論據！第九頁上面又說：

『至于中國革命以後生殖資本建設政治方法，亦有待于土地革命，因為借外債，是『飲鴆止渴』，徵內債，是『竭澤而漁』，中國最廣大的就是土地，從土地革命，作土地生殖可以壓抑地主而無損于農民，豐植農村經濟。耗費者能力充裕則百業旺盛，百業旺盛則國家資本充足。』

這便是超資本主義的方法，小資產階級的方法，反革命的方法！

第三黨人承認『中國可以由未形成資本主義的國家走到社會主義的國家』結果，他放棄了他的元祖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而流入于烏托邦的空想所以我說他的論據是小資產階級的論據。

第三黨人指定『中國不能……養成無產階級的偉大力量，去造成社會主義革命』結果，他否定中國革命之社會主義性，所以我又說他的論據是反革命的論據。

第三黨人主張「作土地革命……抑地主而無損于農民」結果，土地革命所成功者不外土地之新分配，他的要求到底不能拋棄私有財產的觀念所以我說他的方法是小資產階級的方法。

第二黨人相信「豐植農村經濟……則國家資本充足」結果第三黨所建設的國家是一個純農業的國家，仍為國際工業資本主義財政資本主義的殖民地，所以我又說他的方法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就建設方法一點我們更找不到第三黨人的革命邏輯，第三黨的理論是充滿矛盾的理論，反革命的理論，于此更得一證明了。

基于這樣的理論而結合的第三黨，究竟會成一個什麼的集團呢？說他是國民黨左派，決不配。說他是共產黨，也不像，謂他和第三國際絕緣，又不然，然則第三黨畢竟是一個什麼怪東西呢？我把這個問題幾度思索之後，我撥按第三國際對中國問題之新舊策略我才得到一個發現，這個發現，像一面杏黃旗像一面照妖鏡把第三黨打得原形畢露醜態百出。

這個發現是從七月十八日布哈林的國際政治報告得來的，布哈林說：『迫切的必要要求黨放棄立刻實現暴動的地位而採取最大成效準備暴動羣衆的地位……』

我想：第三黨不是日日仰天禱告，祝『共產黨對於新策略的負責者爲復興中國革命起見，有勇氣做一個政治主張的屈服者』嗎？如今，第三國際已屈服了，中國共產黨亦已……且慢，看完再說吧——

『……實際上，在大多數的環境，我們必須專向下層（Parenbas）用聯合戰線的策略』
La Tactiquedu front unique）』我又想，在要左轉的英國法國對，社會民主黨還，要專用聯合戰線的策略難道在要向右轉的中國可以『對於這個政策……盡力掙擊之使無存在的餘地』嗎？第三黨人明知之而故說之不過掩飾掩飾罷了，然則一切因右傾而被開除的共產分子不是可以恢復黨藉了嗎？何以『打倒共產主義的背叛者某某』『打倒政治投機的第三黨』『打倒軍事投機的第三黨』的聲浪，仍然不絕于耳呢……但是，李廣不是也曾批評他的同志寄盧和羅亦農的理論含有軍事投機的種子嗎？自由批評是民主集中制的要件，何足爲異……我一面

想，一面轉過我的眼睛再注視到關於中國問題一節上，劃着深藍色的單線那一段是這樣說的：以大體言之，錯誤不在於確定策略之根本方針，而在于在中國所確曾實現的政治行動和實施方針（1）在革命初期，在和國民黨合作的時候，錯誤在於缺乏黨的獨立性，在於本黨對國民黨不充分的批評，有時本黨竟由國民黨的同盟者，變為他的附屬者（2）錯誤在於本黨對中國黨部不明的客觀環境之變遷，由一階段到別一階段因此他們不會按時變更其策略（3）由於這種錯誤，本黨有時竟成爲羣衆運動的障礙物，土地革命的障礙物，工人運動的障礙物。

我記得突擊第三四期合刊四十七頁上面有一句話，「即就國共合作而論……在當日決定這個原則時，實沒有什麼錯誤，或者合作的方法不免有錯誤而已」這裏所謂合作的方法不是和布哈林所說實施方針很相像嗎？

我的發現告終，我也就明白了！

如其有人問，第三黨人何以日日祝國民黨死亡，我們可以說，這是他特種的任務，國民黨不破碎，第三黨不能施其技，共產黨更不能施其技。

如其有人問第三黨人何以處處求共產黨諒解，我們可以說，這是他未白的苦衷，一面做着工具，一面還遭辱罵；

如其有人問第三黨人何以開口「工農暴動」閉口「階級爭鬥」我們可以說這是他的本質，不說階級爭鬥，就是改良派，不說工農暴動就是投機者；

如其有人問第三黨人何以不直接了當加入共產黨，偏要說什麼政治同盟，我們可以說，這是第三國際的策略，暴動既不可能，必須改變方針吸收羣衆，團集力量；

如其有人問第三黨人何以還受共產黨之攻擊，我們可以說這是第三國際的條件，這一回，共產黨必須保全其獨立性，必須對第三黨下充分的批評，必須專向下層用聯合戰線的策略。

其餘不必說了，要我說他是共產黨我既不忍，我要說他不是，我又不能，他始終站在共產黨的立場，然而他畢竟沒有走上共產戰線的勇氣，他不配做共產黨，也不配做共產主義青年，說輕一點他是共產黨的工具，說甚一點，他是共產主義的小孩，共產黨是 c p 共產主義青年是 c y 替他起個綽號最好叫做 c B (Communist Baby)

第三篇 討論集

十七、八、廿五。

一四

各 種 定 期 刊

革命評論

編者革命評論社
實價每期五分

西蜀青年

編者西蜀青年社
實價每期五分

前進

編者前進社
實價每期壹角

貫徹

編者貫徹社
實價每期三分

青戰

編者青戰社
實價每期五分

雙十

編者雙十社
實價每期一角五分

疾風

編者疾風社
實價每期二分

女軍

編者女軍社
實價每期三分

黨鋤

編者黨鋤社
實價每期三分

合川青年

編者合川青年社
實價每期五分

夾攻

編者夾攻社
實價每期二分半

總代派處上海復旦書店

版權
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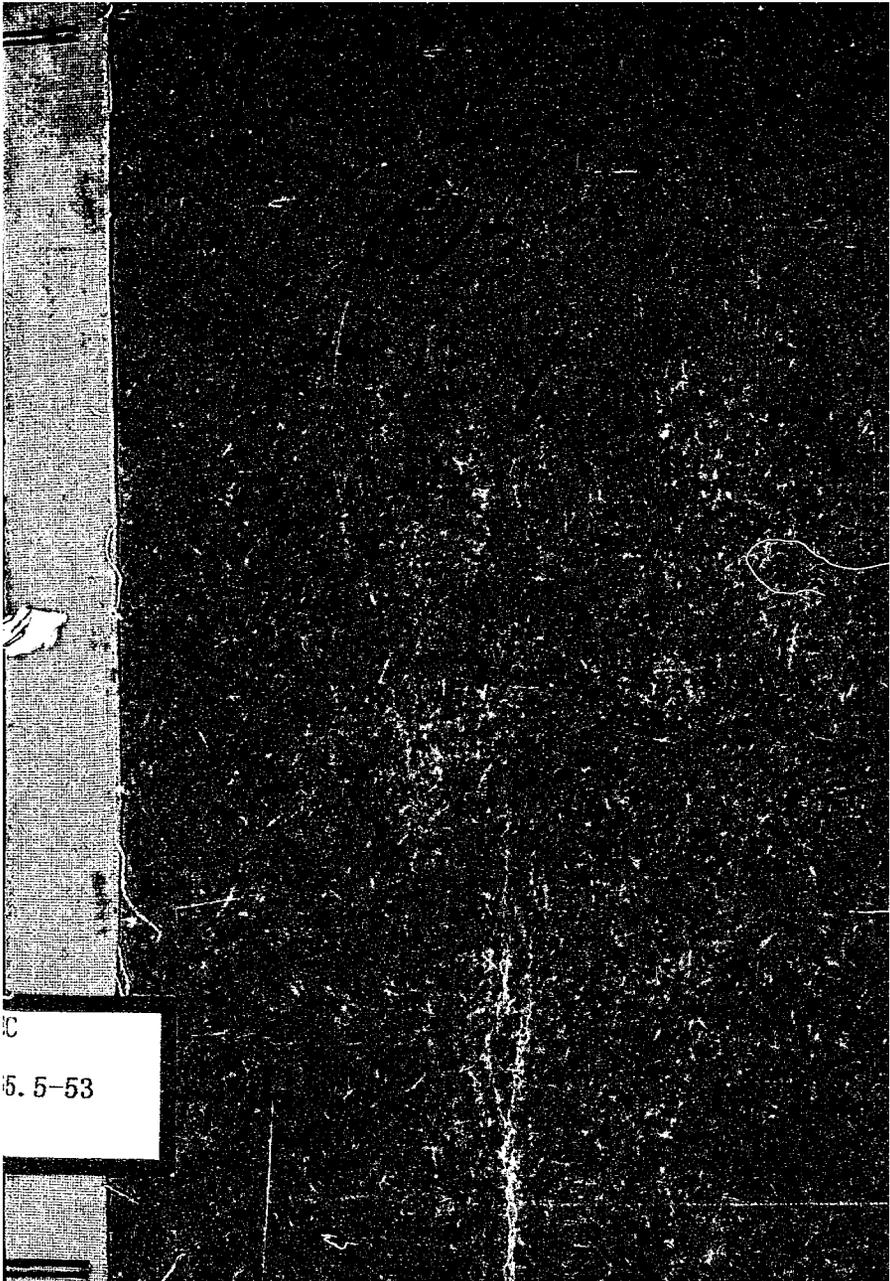
民國十七年十月初版

實價三角五分

編者 藍玉光

發行者 黃葉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C

5. 5-53